

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
卷三之四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

道光三十年庚戌九月壬辰。兩江總督陸建瀛。江蘇巡撫傅繩勛。奏俄羅斯國船隻。於七月二十二日來滬。臣等以俄囉斯國。例在北路陸地通商。上海非其應至之地。諭令及早回帆。該船於八月十二日起碇。向東南洋面駛去。

諭軍機大臣等。陸建瀛等奏。俄羅斯國李頓北。本年七月二十二日來滬。寄泊海口。行文暎夷領事阿利國。轉求通商。該督等以上海非俄羅斯應至之地。轉飭該道查照成案。諭令回帆。旋於八月十二日起碇。向東南洋面駛去等語。俄羅斯國李頓北。船前於道光二十八年。曾至上海。亦係由暎夷領事轉求通商。經

李星沅陸建瀛開導曉諭起碇出口今事隔一年又復重來是
俄囉斯妄念未息亦難保非啖夷暗中招致儻此次回帆以後
再來嘗試該督等惟當堅守定例飭令回國並嚴禁內地人民
與之交易以杜事端而免覬覦

又

諭上年俄囉斯頭人私入邊界阻攔查邊道路當由理藩院咨文
行咨該國並將咨文鈔給薩迎阿等閱看現據該國薩納特衙
門咨覆文稱接奉咨行後當即劄交總理迪西錫畢爾邊界之
官令其查明回報俟該處查來再行咨覆並稱必不致因此事
有傷和氣等語所有薩納特原文著鈔給薩迎阿等閱看現在

哈薩克邊外。該國帶兵頭人。是否業已撤回。該將軍等。仍當隨時密訪。相機妥辦。俟庫倫接有續到咨覆。再行飭知查照辦理。

辛丑。

盛京將軍奕興奏。竊維奉天地面所屬西南兩路。濱海各城。統計大小海口三十餘處。努才按照歷次奏辦舊章。並留心體訪。如甯遠州之止錨灣。魚臺海口。與山海關一望之遙。為兩省海面接壤之區。第其地處偏隅。烟戶稀少。大船不能近岸。逆夷亦無所希冀。迨東錦州屬之天橋廠。馬號溝。二處海口。為商船停泊之所。天橋廠距州城六十餘里。馬號溝距州城四十餘里。西路海口。惟此二處為最要。然近

岸均係淺灘。不能直達口岸。如有緩急。該處有副都統一員駐紮。可以隨時調遣。無誤機宜。至於南路各城。惟金州為最要之區。該城所屬海口。大小十七處。如距城八九十里。至一百四五十里之青泥窪。小平島。龍王塘。雙島。羊頭窪等處。皆係老水貼岸。大小船隻。均可往來停泊。但其地居民無多。烟戶稀少。逆夷亦可無所希冀。惟距州城十二里之紅土崖。二十里之和尚島。山界。曾有夷船游奕。試水。該處地近州城。老水貼岸。實屬最要。其地有金州副都統一員駐紮防守。又有旅順口水師營協領一員。督飭戰船往來巡緝。緩急皆有可恃。其次如復州屬之娘娘宮海口。

迪南有長興島一處。距島之南岸十餘里。即屬大洋。其處名八公溝。上屆曾有夷船停泊。向山島取水。該處距州城一百餘里。與各村屯亦相去寫遠。僅止長興一島。居民無多。可隨時布置。此西南兩路緊要處所之實在情形也。至於岫巖所屬之大孤山。牛莊所屬之沒溝營。蓋州所屬之連雲島等處海口。皆往來商船雲集之所。但其近岸一帶多係砂磧礁石淺灘。大船皆不能直達口岸。其餘各處小口間有停泊船隻。皆距村屯較遠。且為暎夷船隻所不能到。此奉天所屬各處次要海口之實在情形也。奴才悉心詳籌。奉天為根本重地。兵丁素稱勁旅。所不敢必者。北兵多

不諳水性。若與之海洋接戰。勝負良不可知。如果逆夷闌入海口。一經登岸。陸路擊刺。正我兵之所長。若人人奮勇。一鼓作氣。諒不致有失。再逆夷之所恃者。不過船堅礮鉅。素與水性相習。然船大則人眾。所需飲食亦多。且非淡水。無以生活。凡我沿海一帶。果能處處自固藩籬。為堅壁清野之計。絕其水路。斷其口糧。接濟仍於緊要處所。練勇設伏。以防不虞。任由該逆船隻在海面游奕。日久則水米不繼。勢必技窮而去。况油火柴舟。皆可相機而用。此尤不戰之戰。可以取勝者。至石礮木礮。如果臨期可用。不妨如法一試為之。但當此無事之時。亦未便先為製作。驚人耳目。

硃批覽奏俱悉甚好

辛亥兩江總督陸建瀛奏伏思喫夷和不可恃人所共知而內地防維有難有易以江蘇而論如寶山本在吳淞口外上海已准該夷居住自當另為一議其由上海而入松江蘇州皆係支河即通海各口亦皆小港戶部尚書賽尚阿等道光二十六年閏伍至此奏請於章練塘添營斜塘只攔路口設備節奉而其奏條亦與之類不計入萬一開諭旨令臣與李星沅先後勘辦似沈船置筏均可以資堵禦周天爵所議誘之內河亦可以操其勝算惟鴛鼻嘴由海入江之處冬春小水江面稍窄現設礮堤礮位尚堪得力若夏

秋盛漲之際。江寬約在十里內外。礮力僅可三里。恐難遠及中流。臣每念金焦之間。輒懷隱慮。竊料該夷如果生心。必以分擾蘇松為疑兵。而以直入長江為奇兵。一切募勇火攻諸法。均所應辦。而其要則在禦之使不能入。萬一闌入。尤應破之使不能出。此須臨時調度。非可豫為空談也。臣愚以為今日夷務。在籌未然之防。兼救已然之弊。必須沿海州縣。人人廉幹有為。則外之足以服夷。商內之足以制漢奸。此為第一要義。而水師鎮將。又能督率兵勇。見賊不逃。見死不懼。該夷不足滅也。

硃批。知道了。實力實心。妥為辦理。

陸建瀛又奏天下海口○以天津為最可恃○亦以天津為最要○臣前在天津道任內○隨同直隸督臣訥爾經額籌防三載○備悉情形○彼時即有以縮入內地○不宜專守海口為言者○仰蒙

宣宗成皇帝派僧格林沁○賽尚阿○巴清德等○前往相度○會同定議○訥爾經額○以祇應於後路多方接應○不可於前路有心退讓○覆奏洵為精確之論○蓋天津在

京畿肘腋之間○所設礮臺○皆在海河扼要之處○河面並不甚寬○礮力足可相及○且拒海口○攔江沙尚有數十里○議者未履其地○僅據從前舊圖言之○遂以廈門吳淞等處○相提並

論○臣查周天爵原奏所稱叢葦沮洳亦非天津近日情形
而不專守海口○誘之內河等語○施之他省偏僻海口○或可
見效○惟天津則不然○何也○該夷以船為巢穴○大船必不能
入○攔江沙重兵必不敢離大船○其能入者○不過杉板小舟○
擊之於彼無損○萬一我兵以誘入內河為詞○不復注意海
河○則彼以數船乘隙橫踞○誘之入而不肯驅之出而不能
都城人心○必大震動○竊恐要挾故智○復將施於天津○臣管
見所及○不敢不獻其一得之愚○

甲寅○閩浙總督劉韻珂○福建巡撫徐繼畲奏○嘆咭喇以西
海島夷○為禁售鴉片之故○突爾稱兵○擾我邊境○我

先皇帝憫念元元○深維至計○俯准各港貿易○俾得息事安民○
冒怙之仁○超越千古○逆夷得志而驕○貪求無厭○近因廣東百姓○不
許入城○復在上海投文○天津走訴○現雖默焉止息○亦未必
遂無後言○臣等無料事之明○審敵之智○敢以一得之愚○敬
為我

皇上陳之○喫夷遠在西溟○水程隔六七萬里○奮中國之全力○亦斷
不能掃穴犁庭○勸其種類○即將其海上之船○焚毀數隻○亦
未必揚帆遠遁○永不復來○此其難以制伏者一也○中國自
遼東至廣東○海岸約七千餘里○除荒僻海口不計外○府州
縣城池○及著名市鎮○馬頭○近徧海口○為彼礮力之所及者○

凡十數百處。彼處處可到。我不能連營樹幟。逐處設防。彼時時可到。我不能晝謀夜探。先時知覺。即使擇要防守。厚集師旅。而彼舟我岸。以兵勇血肉之軀。與浮沈之巨艇。相爭拒。鮮不為其礮力所攻潰。此其難於防範者二也。然彼以貿易為生。其貨船雖無所不到。總以中國馬頭為養命之源。而一絕其貿易。即如嬰兒之斷乳。有不可以終日之勢。前年粵東阻其進城。彼亦遂暫時止息。固由粵民之齊心。實則受制於各行之停市。特以入城不能。無顏以對各國。故復為上海天津之行。欲別尋轉圜之計。今我以正辭答復。彼亦既默焉回粵矣。該夷作事最為堅忍。已發之端。

從不肯輕易歇手。既未獲所求。必且致商其夷主。再作求
伸之計。天津之再來走訴。固在意中。而入長江阻運道。更
係犬羊之慣技。設以兵船五六隻。驀入長江。以投文控訴
為名。扼我之吭。妄肆要求。是則不得不慮者耳。長江海口
善後礮臺。工程既已大修。自必較前完善。惟江面寬闊。控
扼良難。必謂礮臺可恃。夷船不能闌入。臣等竊不以為然。

伏讀前奉

諭旨。以制夷之方。粵東較有把握。仰見

聖謨淵澈。洞燭幾先。竊謂該夷果有蠢動之意。即使虛張聲勢。亦
必須調集兵船。香港距廣州密邇。人且有素不同心之花

旗各國。信息易通。一得消息。應如何密諭洋商。停止貿易。或此外另有別法。可以箝制。兩廣督臣徐廣縉。沈毅詳審。通權達變。自必能仰遵。

聖訓。布置周詳。至暎夷舉動。與倭寇本不相同。此番之恫喝。與前事又不相同。不特偏僻之海口城邑。無混行殺掠之事。即濱海著名城邑。不足以牽制全局者。亦未必無端攻擾。今若以防堵二字。處處張皇。甚或調兵募勇。洗礮購船。無論一經試辦。即須糜帑。而我樹疑敵之形。即難保其不生嘗敵之計。臣等疊奉諭旨。以鎮靜為主。以張皇為戒。竊以為

廟謨淵邃。已操必勝之權。區區醜夷。又何能越此範圍。再肆猖獗。惟該夷既有控訴之事。言路又當宏開之時。論功罪者。或各於事後之明。講韜畧者。或不少勦襲之論。喜事者。或思各逞其才能。債事者。或欲再賈其忠勇。羣言淆惑。衷諸聖人。伏願我

皇上神謀內斷。堅定不移。以羣言備芻蕘之採。勿以羣言亂安危之計。天下幸甚。

劉韻珂等又奏。查漢夷租賃神光寺房屋二間。係租定之後。即行搬入。止有兩夷。並箱籠數隻。經臣徐繼畲查知。以該縣興廉。辦理錯誤。嚴行申斥。令設法勸諭搬移。始有紳

士公呈。又數日。始有紳士致夷人公啟。暨書院生童。及闔
省告白。旋有匪徒黏貼某日定取夷人首級帖子。臣徐繼
會。以省城五方雜處。良莠混淆。不得不預為防範。密飭營
縣。暗派兵役。在神光寺附近一帶。彈壓巡邏。已在夷人搬
入寺屋旬餘之後。實無帶兵護送之事。此原奏之不足為
信者也。興廉一奉申斥。自知錯誤。即函致代理領事夷目
金執爾。促令搬移。臣徐繼會亦兩次劄令金執爾。飭二夷
必須迅速搬移。方可無事。而夷性狡執。尚未能遽使轉動。
迨臣劉韻珂面晤紳士等。以喚夷二人。租住城內寺屋。係
屬有違條約。漸不可長。必應令其移寓南臺港口。惟緩則

可圖。急則生變。總宜從容設法。令彼自退。該紳士等並無異詞。旋據夷目關那申陳。以伊接夷首。咬咬批示。原定條約。外國人亦准住城邑。講經人未便搬移等語。該夷將原定條約中。夷商准住港口之文。翻賴為准住城邑。隨由臣劉韻珂。照會。咬咬。以原定條約分明。不應翻異。且合城士民積憤不平。即暫時暗中彈壓。終難保不有變故。該二夷原租寺屋。以六個月為滿。應屆租滿之時。即自搬移。混於無迹。交新換代。辦領事。夷目星察異。寄投夷首。尚未接其回文。是臣等督同興廉。先後辦理。總期使二夷搬出。並無稍存遷就之意。此又原奏之不足為信者也。臣等查明

該二夷。一係講經。一係醫病。其所租寺屋。亦多故壞。復密飭在邵郡督辦官運回省之候補道鹿澤長。投意閩侯兩縣。及委員郭學煥等。以士民公議。如有敢與夷人修理寺屋者。即相送重懲。向泥作木匠人等。徧為曉諭。又向城廂居民。徧為告述。仍以士民公議為詞。不准赴該寺聽經。就醫適各生童等。投遞公稟。臣劉韻珂傳至署中。復以前情密為指授。囑其分投禁阻。各生童皆欣然樂從而去。臣劉韻珂。又據公稟。檄飭鹿澤長。照會夷目。呈察畧。並以眾怒難犯各情。面向該夷。目明白開導。該夷目。口雖巧辯。而實不無餒心。至今寺屋穿漏。赴寺之人。甚屬寥寥。該夷寂處。

蕭寺○斷難日久遷延○臣等又恐各廟僧人○或且暗向夷人○私自租屋○又密飭鹿澤長○轉飭兩縣○除南臺港口房屋○准照條約○租與夷人居住外○其城內及東西北各關外○所有寺廟○士民公議○一概不准租與夷人居住○均令住持僧具結存案○是臣等現辦此事○雖不動聲色○無非藉民以拒夷○並未強民以從夷○此皆臣等鎮靜籌辦之實在情形也○特是聞民性情浮囂○喜造謠言○從前夷目○遵照條約○進城居住○間有帶礮入城之謠○經臣等查明曉示○謠言頓息○嗣後夷目○時有箱籠出入○民人皆見慣○不以為異○近年久無造謠之事○乃本年謠言紛紛○屢經紳士傳說○有謂夷人用十

數人擯擡大箱進城。內係暗藏礮位者。又謂閩安海口大礮四尊。被夷人釘塞火門者。有謂夷人雇內地鐵匠鑄造兵器者。有謂閩安海口外有火輪船數隻聚泊者。有謂夷人兵船入港。安礮五十餘門者。有謂夷人兵船在南臺開礮。居民驚惶者。有謂夷人收買萬人坑內屍蠱二千錢一枚。用製火藥。其毒異常者。均經臣等密委文武幹員隨時查明。實無其事。復飭鹿澤長向紳士告知。該紳士亦默無他說。第已往之謠。既屢起屢息。而未來之謠。難保不愈出愈奇。遠近傳播。或致上達。

宸聽。臣等忝膺疆寄。責無旁貸。夷情苟有可疑。何敢不密速入

告。而浮言滋惑。亦不敢壅於上聞。此又臣等偵察謠言之詳細原委也。伏思夷人不畏紳而畏民。誠如

聖訓。馭夷之要。莫先於固結民心。如果民知大義。志切同仇。地方官正樂於激勵。以為防禦之資。無如福州民氣散弱。心志不齊。與粵民迥殊。臣等在閩多年。知之最悉。在該紳士等忠憤所積。洵足令人欽重。然以目前之小事。不顧日後之隱憂。究屬失計。臣等惟有懷遵疊奉

諭旨。事事處以鎮定。不露張皇。務期華夷兩安。仰副聖明綏靜海疆之至意。

劉韻珂等又奏。臣等查閱周天爵原奏夾片。其所稱前此失事。皆由專事海門。又稱天津海口橫沙礮臺。兵法所謂陷地。所言誠為切中。所難者。沿海之城池馬頭。多近偏海口。無委棄之理。無移撤之法。即以閩省而論。逼近省城之海港。由五虎至南臺。雖有門戶數重。然較從前失事之浙江鎮海港口。寬闊奚止數倍。廈門則港口寬深。一入大擔。直抵十三路頭。萬家圍闌。近壓海邊。既無城郭。亦無退步。二十一年。倭夷入犯時。乘南風揚帆。直撲岸上。該處礮位。多至二百餘門。血戰未逾半日。即已失事。此乃限於地勢。智勇皆無所施。臣等竊窺該夷舉動。現已默然回粵。毫無

動靜。其或知難而退。從此相安無事。固是天誘其衷。抑以未獲所欲。再以別法要求。亦是意中之事。此時廈門則夷目。夷商與華人雜處。港內夷船。每日不下十餘隻。省城則夷目一人。夷商及傳教之夷共十餘人。我有動作。彼皆知之。若於無事之時。將礮臺之礮。日日演放。礮臺之兵。紛紛調集。又或雇募水勇。購備大船。風聲一播。夷人定啟猜疑。將來首先張皇之地。即為首先紛擾之地。是防夷而適以招夷。未免失計。臣等疊奉

諭旨。總以鎮靜為主。惟有詳察動靜。相度事機。設法防範。斷不敢稍涉大意。亦不敢稍有洩漏。至周天爵片奏。所云木礮。臣

劉韻珂於道光二十一年間在鎮海港口設法勸令慈谿縣紳士葉仁等捐製一門其粗長倍於萬斤鐵礮內安銅筒外包木皮又用厚鐵箍數十道緊緊圍束一演炸裂礮子不能及遠竟難施用石礮土礮均係創聞更不知做法大畧書籍所載世俗所傳以為談資則奇異可喜施之實事則齟齬不合此等利弊早在

聖明洞鑒之中臣等實不敢強為附和

劉韻珂等又奏嘆夷租屋一事臣等與紳士雖有緩急之分然皆堅意驅逐並無歧異不同之處所不同者祇有調兵演礮募勇二事而不同之故紳士不能盡知臣等亦不

敢明洩緣福州一口○暎夷本視為雞肋○特因強求而得○不能無端拋棄○臣等早已逆料其不肯株守○故時時防範○總不予以可挑之釁○非敢過為遷就○况現奉

諭旨○該夷在香港○已有以福建港口○換易臺灣之謀○臣等若扶同

紳士○調兵演礮募勇○一經各夷偵知○勢必信致香港○該夷

因此藉口○是以小事而墮其計○臣等何肯出此○且回憶從

前軍興時○各省招募水陸鄉勇○不下十餘萬人○帑金之耗

於口糧者○不下數百萬兩○然卒不聞何處得一鄉勇之力○

而易聚難散○沿海地方○數年盜賊之充斥○半係鄉勇流毒○

此臣等之所以不敢因噎廢食○阻紳士嚮義之心○亦不敢

隨聲附和。啟夷人猜疑之漸也。原奏謂粵省不許喫夷入城。似處處可以仿效。不知粵省之遏夷。雖由紳民之齊心。實得力於洋行之停市。該省港口。係西洋各國公市。為外夷數百年來生財之地。二十一年。喫夷猖獗。廣州府城。幾於不守。然總不敢盡力摧殘者。彼不肯自壞其利藪。且牽制於各國之洋商也。此外四口。惟上海貿易差盛。如福州。廈門。甯波等。市船寥寥。彼皆不甚愛惜。既不能以停市制其死命。而乃欲鼓渙散之民氣。懾狡獪之夷情。竊恐枝節一生。不可收拾。臣等愚昧之見。竊以為百姓宜安而不宜擾。必於無事之時。先自張皇於形迹之間。效法粵省。似亦

疏於計矣。至夷人帖子。臣徐繼畲曾令委員郭學墀持問夷目金執爾。堅稱不敢為此。即神光寺二夷亦皆不能書寫漢字。其為出自漢奸之手無疑。現時未得主名。自應嚴密訪緝。其五口夷目夷商所用華人難以數計。此輩下流誠屬可恨。惟江南所定條約中既有准其免罪明文。地方官即無驅逐之法。又各外國夷人在五口習教。係道光二十六年因哱夷瀆請。即有奏准開禁明文。並奉

旨於五口張掛告示。地方官何能禁其不來。原奏所云係未檢查條約考究案卷。臣等忝任海疆。辦理夷務七八年來。俾得無事。無非內安民心。外察夷情。不敢有偏袒之私。不敢存

苟且之念○總期民夷相安○斷不致小有變故○堪紓

宸廑○

劉韻珂等又奏○查臺灣地方○並非通商馬頭○亦非各國夷
船應行經由之處○乃自道光二十六年以後○節據臺灣鎮
道稟報○淡水廳屬之雞籠山一帶洋面○時有暎夷船隻駛
往游奕○臣等查知雞籠附近各山○有產煤處所○該夷火輪
船隻需用此物○其頻年駛往○未必不有所垂涎○因恐內地
奸民○貪利勾串○或竟私自採挖○均不可不防其漸○當經密
行該鎮道○轉飭前任淡水同知曹士桂○糾合各鄉士民○公
同查禁○並刊立禁碑○嚴密防範在案○本年三月○駐福州夷

目金執爾呈投暎首咬咬照會果以採煤一事徑行干請
經臣等備文照覆正言拒止復密飭該鎮道等固結民心
重申禁令使之無可希冀惟該首回至香港後與在港商
人私議欲將福建港口易換臺灣是其因所求未遂復欲
藉詞於虧折之多易換港口已可概見臣等現復密諭該
鎮道並由省派委幹員前往會督該處文武傳集紳民諭
以大義怵以利害務令全臺百姓億萬一心互相查禁並
非官與作難總令貪狼狡黠亦將頽然自失藉口無由並
密飭該鎮道等查明各口要隘及夷船前撞礁石處所相
度形勢妥為布置總期內無畏怯外不張皇鎮靜密防不

靈形迹以固我國。如該首。咬。竟。以求換港口。來閩投遞
文書。臣等自當堅執成約。正詞拒絕。使之無釁可尋。仍飛
咨粵省。一體駁飭。俾絕妄念。而弭後患。仰副
聖主保衛巖疆。諄諄告誡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徐繼畬。奏。揣度夷情。並臚陳租住寺屋情
形。各一摺。另片。奏。疊奉廷寄。查辦夷人租約用印。地方官辦理
不善。並拒絕採購臺灣煤炭。又覈議周天爵前陳思患豫防各
等語。啖夷強租神光寺一事。幾至激成釁端。降旨查辦。不啻至
再至三。該督等既稱該夷寂處蕭寺。斷難日久遷延。究竟何時
方可搬去。前此何以聽其任意闖入。事關紳民與夷人互相爭

執該督等。惟當持以鎮靜。出以公平。總期該二夷及早搬移。庶紳民均可相安。僕籌辦終不妥協。竟至釀成事端。惟該督撫是問。侯官縣知縣興廉。辦理地方公事。不知詳慎。著即行革職。至該夷覬覦臺灣。希冀採購煤炭。並欲求換港口。自當與該處紳民聯為一氣。正言拒絕。仍堅執成約。明白理論。斷不可稍涉遷就。致貽後患。總之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朕為天下臣民主。不特封疆大吏陳奏。不能逆料其虛。即紳民眾論。亦豈肯遽存漠視。該督等果能固結民心。外撫內防。籌及久遠。自不致為士民藉口。轉滋事端。若徒託空言。夷患未消。民情亦怨。試問身膺重寄。所謂好惡同民者。安在耶。懷之慎之。

乙卯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臣等查本年正月內。曾據叻首照會內稱。彼國火輪船需用煤炭。聞臺灣雞籠山有此出產。或勸諭民人自行裝運來港售賣。抑或豫行挖掘。俟我國船到彼買運。臣等當經照覆。臺灣係屬隔省。斷難允行。煤炭為日用所需。五口皆可隨時採買。力行斥駁去後。該首在粵。並未續陳此事。嗣於五月內。復接閩浙督臣劉韻珂來咨。叻首現有照會。寄交在閩領事官轉遞。亦係往詢此事。業經備文照覆。閩省向不產煤。臺灣雞籠山似露煤苗。該處紳民屢次稟請封禁。萬難相強。早

經正詞拒絕。亦未聞在閩復申前說。大抵該夷性情。每因
覬覦。先為嘗試。如果剴切開導。自知事有難行。未嘗不廢
然思返。至臣等前次所奏。購得新聞紙。內載福建港口。虧
折甚多。欲換臺灣地方為港口。本係叟酋與眾商私行密
議。游移未決。數月以來。並未接據照會。亦未聞該夷果有
動靜。因思倭夷。先於道光二十一年間。直至臺灣窺伺。經
前任總兵達洪阿。與前道姚瑩。督率義民。大加懲創。該處
民情素悍。隨時皆可禦侮。倭夷恐未必遽爾輕舉妄動。復
蹈危機。如該夷在粵。有潛往臺灣之信。即行飛咨閩浙督
臣。趕緊防範。尤當示以鎮靜。不致別生枝節。

諭軍機大臣等。徐廣縉。葉名琛奏。遵查夷人情形一摺。夷首咬喫。前求採購臺灣雞籠山煤炭。該督接據照會。即力行斥駁。該首在粵。並未續陳。亦未聞在閩復申前說。其欲換臺灣地方。作為港口。現亦並無動靜。惟夷情叵測。於成約之外。稍准通融。此端一開。勢必妄生覬覦。昨已諭知劉韻珂。豫為籌防。該督撫仍當嚴飭文武。加意防備。持以鎮靜。勿致別生枝節。是為至要。

丙辰。理藩院奏。竊據昭烏達盟長巴林扎薩克多羅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呈報。該郡王於本年八月二十一日。由該游牧起身赴京。二十四日。行至翁牛特旗楊樹井子地方。見有二人。鬚髮紅赤。形類外夷。因其攜有夷字文書一

本漢字文憑一紙。據云係喇嘛晒國文憑。該郡王恐係邪教。遂令人將該夷人拏獲。並將漢字文憑依樣鈔錄一紙。將該夷人交赤峯縣知縣轉送熱河都統衙門。該郡王備具白文。將所鈔漢字文憑一紙。所獲夷字書一本。於九月十七日封遞到院。恭呈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理藩院奏。據昭烏達盟長巴林扎薩克多羅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呈報。該郡王於本年八月內起程赴京。行至翁牛特旗地方。盤獲外夷二人。攜有夷書一本。及喇嘛晒國文憑一紙。已將該夷人轉送熱河都統衙門等語。喇嘛晒國屢遣

夷人私赴內地。意圖傳教。遠至蒙古游牧地方。實違成約。著惟勤。即將該郡王所交喇夷二人。解往直隸。並夷書及鈔錄文憑。一併發交訥爾經額。派員轉解廣東。並咨明徐廣縉。飭交該國領回。並向該夷切實開導。嗣後除五口等處。不准私遣夷人潛赴游奕。致乖成約。原摺著鈔給閱看。

十月。辛未。兩江總督陸建瀛。江蘇巡撫傅繩勛。奏查原案。大西洋國。亦名意大里亞國。羅類思。係該國羅瑪府人。於道光二十六年冬間。駕坐夷船。前來上海。維時約年四十餘歲。由喇囉晒公使喇嘑呢。領見前任蘇松太道官慕久。稱係該國派來上海主教。當經官慕久。盤詰明確。查照奏

定章程。准其在上海建堂禮拜。不得擅入內地。該夷即在上海建造天主堂未竣。二十七年九月。另換咄囉哂夷人趙方濟前來主教。該夷羅類思即駕坐火輪船望南洋駛去。是年十月。准山東省解到平度州稟獲傳教夷人郎懷仁一名。亦照定章發交前任蘇松太道咸齡轉發趙方濟認明管束。並咨明總辦夷務兩廣督臣在案。至羅類思去後。查明實未重到上海。亦無高姓其人。臣等查夷人之詭譎煽誘。固屬可惡。而漢奸之改名易姓。甘心為之服役。依附挾詐。尤堪髮指。即如松江府城內華亭縣。有常平倉二所。一在縣治之西。一在婁縣之東。係前明天主堂基建。

本年四月。佛蘭西國領事。噉體呢。忽請拆還堂基。經蘇松
太道等。與之辯論。再三堅執。臣等當以若無漢奸。從中播
弄。該夷又安能備知詳細。密飭訪拏。一面告以松江非通
商口岸。本不在開禁行教之列。况已改為倉庫。應即欽遵
前奉

諭旨。毋庸查辦。亦不准擅自入城。迄今數月。漢奸之主名。雖無從
查實。而該夷已不敢復理前說。是其一端也。此外閩浙無
賴之徒。時而朋比為奸。時而構煽生事。奸狡百出。全在地
方官認真懲辦。惟有督飭蘇松太道。及上海廳縣。不動聲
色。密訪嚴拏。據定章以馭外夷。執法律以懲漢奸。杜絕句

結○潛消隱念○以仰副

聖主慎重海疆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陸建瀛傳繩勛奏遵查西洋人羅類思曾於道光
二十六年前來上海二十七年九月即駕坐火輪船望南洋駛
去此後並未重到上海亦無高姓其人既據查明應毋庸議該
督等惟當隨時查察杜絕勾結總期堅守成約毋令別生枝節
是為至要

丙子湖廣道御史何冠英奏竊臣前因夷人強占省城南
門內之神光寺撫臣徐繼畲不能驅逐反為護持業於八
月間據實叅奏茲又聞督臣劉韻珂閱兵回省後經福州

閩縣侯官三學生員投遞公稟力請驅逐該督將此稟送給夷人閱看告以城內未便多留城外都不攔阻以致夷情益肆不惟神光寺不肯搬出更將東門外之鼓山寺西門外之西禪寺全行霸占並南門外之銀鑲浦水部門外之路通橋強買民房起造樓屋甚至五虎門礮臺內道光二十一年所鑄六千斤大礮釘塞一尊南門大樹下嘉慶二十五年所鑄四千五百斤大礮順治十一年所鑄二十斤大礮釘塞二尊閩城士庶譁然其時守礮弁兵意存規避因暗雇打銅匠名旺者起釘修補希圖掩飾然火門釘壞實已不堪施放並聞日有騎馬夷人四處踏勘口出狂

悖之言。雖經各鄉民協力驅斥。而地方官反為出示禁阻等事。臣查福州近在海濱。五虎門係入省第一關鍵。銀鑲浦地處東南。水面遼闊。直接南臺。大江中分二支。一水迤東。由路通橋入水部門邊之水關。貫注城內諸河。為附省各鄉柴米雜糧入城咽喉之路。此路一梗。城內必致坐斃。一水迤西。跨西禪寺邊。繞過西門。上沂建溪。直達崇安。為武夷茶出產之所。其利年可鉅萬。夙為夷人之所垂涎。此地一失。夷人並可坐收茶利。至鼓山寺。東負大海。西闕省城。別有小路。可以繞越五虎。直入井北二門。尤為省城屏障。以上各處。或係險要。或係膏腴。皆屬萬難割棄。今悉

為夷人所有一旦有事何以禦之且五虎門之礮臺大樹
下之礮位例有營汛專防乃任夷人釘塞大礮三尊該管
將弁毫無覺察則其他火藥軍裝等局在在堪虞若不實
力稽查嚴行懲辦更復成何事體該督撫畏葸蕙性成苟安
旦夕以通商為掩耳之計以和約為護身之符即

諭旨森嚴亦不過含糊其詞一奏塞責惟有仰懇

皇上天恩俯念夷情叵測省會瀕危

持簡公忠體國威望素著之大員迅赴閩疆嚴密查辦從前所許
貿易處所仍給一廛俾資棲泊此外城廂內外無論民居
廟宇不准多占寸土擅建一椽其非貿易所經並不許匹

馬片帆往來窺探以符舊約而示限制其被釘礮位之該管將弁及不能禁止之地方官一併嚴叅治罪庶華與夷之界限分明而官與民亦相安於無事之福矣

何冠英又奏前閱卹鈔據閩督劉韻珂屢報水師巡緝出力閩浙洋面盜匪肅清乃近聞閩省南臺常有火輪船五六隻停泊詢因近日洋盜充斥水師望風先逃行旅往往失事該夷人性本嗜利又欲籠絡人心遂向商船每隻索洋銀三百圓代其護送至浙之甯波由浙返閩亦復如是是商船被害之少適見夷船獲利之多乃該督以夷船護送之故全謂為水師巡緝之功竟不慮該夷可以護送商

船即可以潛謀不軌。其邀功之濫。防患之疏。均可概見。又聞此次大礮被夷人釘塞。該督因人情洵懼。始委永春知州王光鐸詣驗。乃以並未釘塞。含糊稟復。又八月間。夷人在南臺中亭街。用鳥槍打傷兩幼孩。眾人向夷索償。該督委府經歷郭學埶。以查驗為名。賄和了事。是該督等於夷人則多方袒庇。於公事則一味欺朦。應請

旨一併嚴密飭查。毋任狡飾。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閩省夷情叵測。漸至蔓延。霸占省城內外各寺。強買民房。起造樓屋。並釘塞礮眼。騎馬夷人。四處踏勘。經各鄉民驅斥。地方官反為出示禁阻。又片奏。閩浙商船。多雇夷

船護送。該督反謂水師巡緝之功。又夷人用鳥槍打傷幼孩。該督委員查驗。含糊稟復。賄和了事。各等語。若如所奏。該省民夷既不相安。官民又復不協。劉韻珂等身任疆寄。何以聽其滋擾。毫無辦理之法。徐廣縉總理五口通商事務。且閩粵接壤。必有見聞。著即按照摺內所指各情。逐加訪查。果否實有其事。並該督撫現在能否設法撫馭之處。據實具奏。毋稍瞻顧。儻該省夷情日肆。民怨已深。此時控馭之方。亟應相機熟計。夷酋吶噏。亦必與在閩夷人暗通信息。現在情形。究竟如何。著即確查具奏。儻稍有齟齬。當先思釜底抽薪之法。勿令轉生枝節。是為至要。

又

諭。朕聞喚夷強占神光寺。經福州。閩縣。侯官。三學生員。稟請驅逐。該督將此稟送給夷人閱看。告以城內未便多留。城外都不攔阻。以致夷情益肆。不惟神光寺不肯搬出。更將東門外之鼓山寺。西門外之西禪寺。全行霸占。並南門外之銀鑲浦。水部門外之路通橋。強買民房。起造樓屋。甚至五虎門礮臺內。道光二十一年。所鑄六千斤大礮。釘塞一尊。南門外大樹下。嘉慶二十五年。所鑄四千五百斤大礮。順治十一年。所鑄二千斤大礮。釘塞二尊。其時守礮弁兵。意存規避。因暗雇打銅匠名旺者。起釘修補。然火門釘壞。實已不堪施放。該督委永春知州王光鏗詣驗。乃以並未釘塞。含糊稟復。又日有騎馬夷人。四出踏勘。口出狂

停之言。鄉民協力驅斥。地方官反出示禁阻。又閩省南臺停泊火輪船五六隻。向商船每隻索洋銀三百圓。代其護送。往來於閩浙間。又八月間。夷人在南臺中亭街。用鳥槍打傷兩幼孩。眾人向該夷索償。該督委府經歷郭學埶。以查驗為名。賄和了事。各等情。該督撫身膺疆寄。撫馭之道。豈竟毫無主見。任令滋擾。何以並無一字奏及。其生員等公稟。又何以送給夷人閱看。殊不可解。以上各情節。著劉韻珂。徐繼畬。逐一據實覆奏。不准再有迴護。其神光寺所住二夷。究於何時可以搬出。並著隨時奏聞。毋涉含混。此旨。該督等閱看畢。毋許稍有漏洩。

庚辰。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查九月中旬。廣東紳士。由京寄到家信。即編傳有民人丁光明。赴大學士者英宅內投遞稟函之事。並言羅類思。既隨同者英。辦理夷務。何以數年之久。廣東毫無見聞。茲恭奉

密諭。復面詢委辦夷務之紳士候選道伍崇曜。據稱大西洋並無羅類思其人。者英在此辦理夷務數年。委用皆係官紳。且外夷百般要挾。焉肯為其所用。是羅類思並未隨同者英。辦理夷務。似屬可信。惟丁光明。何以膽敢平空結撰。投遞信函。種種疑竇。其中尚有別情。應密委妥員。隨時再行訪查。

硃批覽奏均悉

甲申山東巡撫陳慶偕奏查得泰安城外一帶客店店主及雇工人等皆不時更換探詢數年前事率無知者因訪舊有習天主教之王得榮設法密詢據稱道光二十五年六七月間不計日期曾有一人自稱西洋天主教頭羅類思來泰安府拜訪同教到過伊家因伊係同教留住一夜次日其人即往南而去嗣後並未復來現在實不知其去向委無在境逗遛情事

硃批知道了

陳慶偕又奏再本年五月間有武城縣民呂吉本與同族

呂強因錢債互毆。控縣傳訊。究出呂強等傳習天主教。數年前曾有西洋人羅姓。至境傳教。經該縣傳集同教之呂吉學等質訊。羅姓下落。眾供羅姓早經他往。不知去向。該縣將呂強等仍歸互毆本案。杖責發落。嗣經臬司王懿德委員訪查無異。稟請臣覆覈。臣以西洋人違約來東。必須照案飭禁。正在咨會兩廣督臣轉諭間。准兩廣督臣徐廣縉咨稱。啡喃哂國哇噠。轉據上海領事官申報。以武城縣苦累天主教。與和約相左。咨請查辦。臣查該縣傳究羅姓下落。係屬照約辦理。其杖責呂強等。因自犯關毆。該夷首輒稱苦累其天主教。與案未符。已經臣據理明白咨覆。仍

執前約不准西洋人來東傳教。

硃批○辦理深合機宜。

十一月甲寅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據俄首遣使送到該國薩納特衙門咨行理藩院公文求為轉遞除將此項咨文照舊呈

覽外並繕寫覆文面交來使照例賞給緞匹等物遣回硃批○該院知道。

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事本衙門接奉貴衙門來文覆稱

貴國照依敝國文書飭令守邊將軍大臣等明白籌議此事
具奏。即著於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添設貿易。由敝國派
大員赴伊犁會同該將軍議定貿易章程等語。此文已奏
明本國君。本國君已知。

大皇帝依從之意。並

貴國交友之誼。此二處議定章程貿易。不但兩國永固和好
之誼。屬下人等均有裨益。此後兩國更相親睦。毫無疑猜
矣。故此我們遵照辦理。派令重任大員前往伊犁會同
貴國將軍定議。諒必令其合宜。優為款待。惟所派之員。跋涉
長途。請於明春令其起程。其隨行人數。俟到伊犁有日。即

飭知本處西邊錫畢爾地方總管大臣。豫先稟知伊犁將軍。此皆貴部曲盡朋友之道。惟敝國此次咨覆文內。喀什噶爾地方貿易一節。本國亦當另有計議。貴部文稱。喀什噶爾地方。若立貿易。與商人並無利益等情。著伊犁將軍將不可設立買賣情形。詳細告知敝國官員等語。雖遵照貴部所議。現在喀什噶爾地方。買賣微小。商人赴彼處販運貨物者甚少。惟思添設買賣。傳諭兩國商人。商人亦必在彼處需用貨物。滋生買賣。兩國亦可籌畫獲利。若在喀什噶爾地方。試立貿易。大約不難。試行數年。合算利益。可否議立買賣之處。亦可概見矣。况講論此事。添設買賣。除

買賣利益之外。另有好處。鄰境部落。看明兩大國和好。亦必向化。遵禮。變暴為良。兩國邊陲。更可相安矣。又商人運送貨物於哈薩克布魯特部落之曠原行走。其流離夷人。亦可生計有資。並可感其持平安分矣。惟

大清國

聖明洞鑒。體誼合理。酌量飭知伊犁將軍。並希行知。敵國。敵國所願者。兩國利益。伊犁即可定議。買賣章程。實原係世代交好之誼。今復定議。俾兩國交涉事件。均獲佳善也。為此咨覆。

丙辰。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承准軍機大臣
密寄奉

上諭。福建學政黃贊湯奏。豫籌防夷一摺。又片奏。華夷相安。總在
地方官能服夷心等語。欽此。竊思夷性雖桀驁難馴。而所以貪
戀者惟貿易。在我所以羈縻者亦惟貿易。惟是變出不虞。
事期有備。原在於平日之得人。徒勇者每以僨事為嫌。多
謀者又以寡斷為慮。欲求其經權悉貫。體用兼賅者。一時
殊難其選。祇可以因材器使。量能節錄。先期臂指之堪憑。
再望千城之備選。若遽稱屈敵摧強之能。出奇制勝之畧。
揆之今日。豈易多得哉。至於漢奸多係沿海游手好利之

徒貪其貨財○供其指使○一旦不遂其欲○並可毆辱相加○乘
隙以走○本當隨時查禁○無從設法招徠○但恐間有刁生劣
監○伏處其中○主謀援引○亦未可定○自應廣寄耳目○究有根
據○立即嚴加懲辦○廣東民情○素稱驍勇○原可濟兵力之不
足○地方官果能深得民心○亦即可服夷心○

硃批覽

徐廣縉等又奏○臣等竊思馭夷之道○要不外於固民心○未
有不知安內而知捍外者○亦未有不能處常而能禦變者○
查廣東水師○一提四鎮○於洋面則分為三路○提督駐紮虎
門為中路○陽江瓊州兩鎮為西路○碣石南澳兩鎮為東路○

所屬各協營亦即附近分駐其間。舉凡諸夷聚處。以及夷船出入停泊。皆在中路。且距省城為最近。故為扼要之所。碣石。南澳。直達閩浙。亦為往來必經之路。惟陽江。瓊州。兩處。多係越南。暹羅。諸國商販所通。而暎味。呷等國夷船。到此者較少。其洋面情形。原在各營將備弁兵。時加偵探。互相梭巡。風濤耐於慣習。礮火熟於點放。船隻長於駕駛。器械火藥。在在極於精良。訓練講求。本營伍當盡之職。有事賴以防夷。無事正可期於捕盜。仍由臣等分別勸懲。自當漸收得人之效。至於省城為華夷雜處之地。全在控馭得宜。使無所藉口。亦在聲色不動。使之無從生心。此外如番

禹之黃浦。東坑之虎門。香山之澳門。新安之香港。各該地方官果能深知大體。廉隅自飭。又能實心任事。該夷不獨無戲侮之心。並且有悅服之意。如上年暎夷。復有進城之請。未及一月。城廂內外。聚有十萬之眾。其附近各縣鄉村。亦無不勃興義憤。切齒同仇。是團練具有成規。歷久可循。正所謂無事則相安。有事則相衛也。查福建臺灣道。遠隔重洋。遇有緩急。實恐鞭長莫及。是以定制與各省巡道迥不相同。至於廣東州縣。凡值下鄉辦案。無論緝凶捕盜。皆須請兵而行。營中習以為常。隨時皆可立應。並非僅止道府。與聞兵事。若關涉夷務重大。一切籌調機宜。自應仍由

臣等相時行事。非可先諉之於道府牧令。徑司其事。總之辦理夷務。本非共有轍跡可按。因時因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先守一定不易之見。常求隨在可恃之圖。庶先聲可奪。而後患自弭矣。

硃批。知道了。

徐廣縉等又奏。臣等竊查暎咭喇一國。全賴眾商之貿易為生計。上下交爭。無不惟利是視。該國若有舉動。轉先聽命於商。其欲多立口岸。在初意不過為市易益廣之計。及至沿海得以五口通商。悉仰

天朝柔遠之德意。斷不能任其復有要求。漫無限制。此已往者

之無可追。而未來者之尚可恃也。思患豫防。本為當時要務。現就廣東地方情形而論。內河外海。礮臺林立。分駐臺兵數千名。若得文武同心。士卒用命。即使深入。何能徑出。且民心之與夷情。兩不相融洽。已非一日。該夷若不量力。無論夷兵是何兇猛。僅止一二十人。安能敵此億萬生靈之眾。使彼畧有蠢動。香港之巢穴可虞。黃埔之貨船可虞。即十三行之夷樓。無不可虞。該夷豈竟冥然罔覺。悍然不顧哉。查該夷之在廣東。尤非他省可比。商賈交易。貨物流通。幾二百年於茲矣。即此操其命脈。無計可施。破其故智。無罅可尋。各夷皆扶重貨而來。孰肯舍經營而從戰鬥。又

豈願僉提無益之兵費。轉致自行歇業。其中隱情。要非身
當其境。直探底蘊者。末由而知。是在隨時之操縱得宜。更
須審事之從違有主。即或偶生妄念。竟以必不能行之事。
先為嘗試。而在我有貞固不搖之勢。彼之氣索技窮。亦未
嘗不廢然思返。若祇一味遷就。則得寸思尺。伊於胡底。明
知官與民不能相強。欲使之威偪。亦知華與夷不任自由。
故與之利啗。甚至奸宄從而生心。兇頑得以附翼。相沿日
久。民心勢必相離。民心離。彼亦何能自安。然燎原莫嚮者。
先在外夷。恐揭竿羣起者。仍在內地。蓋知夷務所先防。尤
在民心不可失。即原奏所謂積之數十年。所以不敢遽逞。

者直窺我封疆之臣。優劣為何如耳。至於鴉片流毒。幾成積重難返之勢。究之吸食者少。不吸食者多。且吸食者。率皆下愚極賤之輩。不吸食者。仍多明理畏法之人。亦在隨時查訪。設法懲辦。庶可稍挽頹風。如原奏所稱。海濱漁船。蛋戶。以及犯法水賊。處之有方。視人調度。不在豫養。只在臨時招募。查若輩究屬內地蠢頑。非比外番族類。即如西域。每有警報。多令遣犯立功自贖。未嘗非以毒攻毒之計。此臣等籌辦洋盜。所以勦撫兼施者。若威不立。則恩無由知。准其內投。正為絕其外附也。又如原奏所稱。前此失事。皆由船隻礙位。事事效顰外夷。洵為確論。彼之所長。正我

之所短。正當用我之長。以攻其短。何能以我所短。驟效其長。如水道恐有難制之方。陸路可取得勝之術。大礮雖為獨得之奇。短兵仍有相接之利。此臣等本年所以奏請裁撤貞吉戰船十二隻。正因器即其器。人非其人也。總之夷人反覆無常。貪得無厭。習與性成。臣等自應因地修利。先時豫防。恐臨時補苴之難。思未雨綢繆之計。慎密籌防。不敢稍有漏洩。

硃批。卿智深勇著。視國如家。所奏各情甚當。朕聞汝今秋偶有微疴。此時佳善否。

十二月乙丑。閩浙總督劉韻珂。福建巡撫徐繼畲。奏十月

十二日。據委辦夷務候補道鹿澤長。轉據委員縣丞郭學
堧稟報。有蘇以天即喘國夷人發士。呂吉士二名。在城外
南臺地方。租屋居住。十月初十日。該兩夷雇坐小船。赴五
虎門外夷船。借得洋錢二百圓。回至金牌洋面。突遇賊船
攔搶。發士用小鳥槍擊傷一賊。被一賊用尖槍。將發士刺
落水中淹斃。呂吉士泅水逃回船中。洋銀被賊搶去等語。
臣徐繼畬查金牌洋面。係屬內洋。距省城止一百數十里。
該匪等膽敢駕船搶奪。殺傷事主。不法已極。未便因事主
係屬夷人。稍涉鬆懈。當即飛檄署閩安協副將林相榮。限
三日內。務將正賊拏獲。旋據該署副將。於十四日將匪船

主朱青青即朱茂科拏獲。並續獲朱爪連。朱閩箕。朱恭恭。三名解辦。又據委員等稟報。十月十三日。有大西洋即住澳門之葡萄牙國護貨船一隻。停泊南臺江面。船上有黑夷二人。上岸買絲菸。一黑夷與鋪戶陳爐爐爭論價值。用手攜尖刀。劃傷陳爐爐額顱。民人林舉為進前攔勸。黑夷疑其幫護。用刀戳傷林舉為肚腹。殞命。行兇之黑夷。當即脫逃。該處居民。將同行之黑夷拏獲。當經候補道鹿澤長飭該營縣。將民人拏獲之黑夷。先行收禁。勒其交出正兇。該船主叫啞。甚為恐懼。旋於十五日。將行兇之黑夷。協同兵役。在館頭地方。拏獲。網送前來。隨據確訊供詞。同行之

黑夷名哈囉。並未動手。係屬干証。行兇之黑夷名哈波囉。吐。供認劃傷陳爐爐。戳斃林舉為屬實。臣等查各國通商條約。夷人犯罪。應交該國領事官自行辦理。惟大西洋與葡萄牙國領事官。住廣東之澳門。福州並無該國領事官。當由臣等委員。將兇手哈波囉。干証哈囉。二人解送廣東。咨交

欽差大臣兩廣督臣徐廣縉。發交該國住澳門之領事官。查照條約辦理。

徐繼畲又奏。藩司慶端詳稱。道光三十年十月十五日。據琉球國使臣夏起羣等稟。該國中山王世子尚泰。咨文

一件內開竊查暎夷咱噠吟一案經蒙轉詳具奏。一面移咨

欽差大臣飭令暎酋迅將咱噠吟並妻子一律撤回。此誠

皇恩浩蕩感激無涯。但今未見該國撥船撤回。又道光二十九年

十一月初八日有夷船一隻到來。隨飭訪問來歷。據兵頭

來雲口稱奉暎國總辦外務事宜宰相巴劄文一封而來。

隨即飭官接劄投閱。內云暎國東正各大臣所過彼此兩

國不禁通商。永久友睦。儻琉球果有此意。則本國商民數

名。即往琉球地方寄居貿易。俾賓主利益多增。至咱噠吟

係屬暎國子民。向在泰西國習練醫道。後過琉球。其心志

既係救患濟人。能使琉球民庶精力壯盛。仍囑琉球見諒。如前再得妥保該吟平安可也。隨著具文回覆。敵國土瘠地薄。物產無幾。不能與大國結交貿易。至於醫術亦傳習中朝醫法。得以治病。不必用他國之醫。懇請迅賜遣撥船隻。接取咱噠吟並妻子回國。該兵頭接收覆文。於十七日開船回去。又道光三十年八月二十八日。有暎咭喇火輪船一隻到來。隨查訪來歷。據兵頭克爾克喇孚啟稱。奉國命到琉球。訪問醫師咱噠吟。請琉官相見會面。隨即遣官會面。該兵頭說咱噠吟應好生照看。毋得怠慢。儻有侮辱之事。日後不免兵火。該官婉詞回覆。並具文懇請接回咱噠吟。

並妻子。旋據啟覆。所留咱噠哈。乃吾國所珍重。如琉球官民。巧用壓欺。強出境址。吾國所不怡。決不能依順所請等。由於九月初六日。長行回國。竊查咱噠哈居琉以來。每逢便船。勸其回國。不肯聽從。今逢英國船隻到來。即飭悉請撤回。乃該兵頭如前所言。說出危懼之詞。並無接回之語。未知其心懷如何。憂慮益切。寢食不安。伏祈轉詳。妥為查辦。迅將咱噠哈並妻子。一律撤回。使敵國得以安謐。茲值進貢之使。理合咨覆查照。臣等查暎夷咱噠哈並眷屬人等。居住琉球國。已閱數年。其心叵測。現有英國船隻到彼。該國悉請撤回。仍未附載回國。反出恐嚇之言。是其意在

逗留○可以概見○上年哨噠吟○既稱非奉官諭○不便回去○而
前次叻噠照覆兩廣督○臣徐廣縉之文○又稱通商五口○伊
尚可應○琉球遠在海外○迥非內地五港可比等語○顯係意
存推諉○臣等查前定各國通商條約○中國所屬藩封○原未
議及○該首叻噠○既設詞推諉○即使兩廣督○臣徐廣縉再行
照會○亦難保其必肯撤回○惟琉球以海島微國○世效琛球○
久託

天朝之覆庇○今因暎夷留醫士在彼○日切憂危○頻來呼籲○未便
置之不議○自當仍由○臣等咨會兩廣督○臣徐廣縉再向夷
首叻噠○相機開導○將哨噠吟等○及早撤回○以恤藩封而免

驚擾

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徐繼畬。奏匪徒槍斃夷人。並上岸夷人。戕斃民人。現分別照例辦理等語。據稱蘇以天。即瑞國夷人。發士。呂吉士。在內洋突遇賊船。被槍將發士刺落水中。淹斃。現將匪船上之朱青青等四名拏獲。著徐繼畬於現獲匪徒犯內。先行嚴訊。究犯確係何人。按律定擬懲辦。如裕泰現已抵任。即會同研訊。明確務使民夷各得其平。毋任稍有偏倚。致令別生枝節。其上岸黑夷。用刀戕斃民人林舉為一案。既據查明。福州並無大西洋葡萄牙國領事。即著遠委妥員。將兇夷。噯波囉吐。哈嚩。二名。解送廣東。交徐廣縉。查照條約辦理。另片奏。接據琉球國

咨稱。暎夷咱噠吟。尚未撤回等語。已有旨諭徐廣縉妥為勸諭。並將夷人戕斃民人一案。亦諭令妥辦。

又

諭。劉韻珂。徐繼畬奏。接據琉球國來文。暎夷咱噠吟。尚未撤回。仍咨兩廣總督查辦等語。暎夷咱噠吟。住居琉球。已閱數年。該國以有暎夷船隻到彼。仍未載回。且出恐嚇之言。該國甚為憂慮。復行籲請查辦。前經徐廣縉奏稱。該酋叻噠。設詞推諉。自係意存逗留。惟琉球以海島藩封。頻來呼籲。未便置之不問。著徐廣縉再向叻噠設法開導。妥為勸諭。務令將咱噠吟及早撤回。免致該國驚擾。又據劉韻珂等奏。有大西洋葡萄牙國黑夷上岸。

用刀戳傷民人林舉為一案。福州並無該國領事官。現已移咨該督。並將兇夷噲波囉吐。哈嚶二名。解送廣東等語。夷人領事官住居澳門。著俟解到後。即飭發交該領事官查照章程。秉公辦理。以符成約。

戊辰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徐廣縉奏。查廣東省城距福建省城道里遠。聲息不能時通。有籍隸福建。現在服官廣東者。詢以該省民夷情形。僉稱督撫但知將就夷人。不思固結百姓。動輒抑民以順夷。以致夷情愈驕。民心日離。詞色之間。頗露憤懣。究係得之傳聞。不敢信為確實。現將摺內所指各情。

繕札密委妥員前往確查。俟其稟覆到時再行據實具奏。

恭讀

聖諭該省民夷既屬不相安。官民又復不協。誠恐別生枝節。相應請

旨。將該督撫先予薄懲。一面責成撫夷安民。民心既不動搖。夷情自歸馴順。儻再飾延。即予嚴譴。似當知所奮興。若思釜底抽薪之法。凡夷首之彊占勒租。總恐有內地奸民為之勾引。果先密訪嚴辦。該首亦未嘗不旁觀自警。至於吐首。數月以來。毫無曉瀆。其與在閩夷人有無暗通信息。容再密

查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有人奏。閩省夷情叵測。漸至蔓延。當降旨交徐廣縉。逐加訪查。據實奏聞。茲據該督奏稱。閩省督撫。但知將就夷人。不思固結百姓。以致夷情愈驕。民心日離。現將發去摺內各情。繕札委員。前往確查等語。著徐廣縉。於委員查明稟覆到日。即將閩省實在情形。是否內地奸民。為之勾引。詳細縷陳。至叟首與閩夷。有無暗通信息之處。著隨時密查具奏。

又

諭前因疊有人奏。嘆夷強租閩省神光寺居住。民夷不安。各摺片。當降旨交劉韻珂。徐繼畲查奏。旋據劉韻珂等奏稱。該夷寂處蕭寺。斷難久延。復降旨。查詢何時該夷方可搬出。何以前此任

其闌入。令劉韻珂等據實直陳。現在劉韻珂業已因病。令其開缺。新任總督裕泰尚未到閩。徐繼畬職任封疆。撫民防夷。責無旁貸。乃於降旨飭查至再至三之事。日久並不奏聞。是既已錯誤於前。又復因循於後。漫不關心。成何事體。徐繼畬著傳旨申飭。刻下神光寺夷人。究竟曾否搬出。該撫現在如何籌辦。夷情是否靜謐。紳民能否相安。俱著明白回奏。毋再含混延宕。

己巳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羅斯國懇請於伊犁等處通商。令該將軍等籌議。後由理藩院覈定。咨覆該國。茲據該國薩納特衙門來咨稱。遵照派員於明春起程。來赴伊犁。會同定議等語。此事曾

由薩迎阿會同奕山擬議。現在薩迎阿來京。奕山接任將軍。於原議曲折。自能深悉。著將現在各國來咨。鈔給閱看。事關邊疆貿易。奕山務必先事籌度。周詳所有伊犁。塔爾巴哈台。二處。添設貿易一切事宜。前據奏稱。礙難照恰克圖事例。所見甚是。如進卡出卡人數。與牲畜貨物多寡。撥兵接護。並此外有無應行籌及之處。著奕山等。查照前奉諭旨。並廣諮博採。逐細斟酌。妥善臨時。公同商確。定立規條。以期垂之久遠。彼此相安。有利無弊。至喀什噶爾。毋庸通商一層。前次理藩院咨文。業將種種窒礙。並無利益情形。委曲開導。今該國來文。仍欲於此處添設喀什噶爾。距內地寫遠。商販稀少。不敷易換。本係實在情形。但恐

該國官員。於到伊犁會議時。仍復申請無已。奕山等務必曲為
譬說。使其心折服。自不至再有曉瀆。此次理藩院咨覆該國文
底。亦著鈔給閱看。此事關係甚重。奕山等加意慎重。於國體邊
防。必須面面顧到。斷不可草率定議。致貽後患也。慎之。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現據貴國薩納特衙門來咨。內稱遵照前次咨
覆。選派重任大員。於明春起程。前赴伊犁。會同該將軍大
臣等公議。於伊犁塔爾巴哈台二處。添設貿易章程等語。
本院據情轉奏。

大皇帝已飭知伊犁將軍。俟貴國官員到日。優加款待。將一切貿

易事宜。會同參酌。定立規條。以期永遠遵行。彼此有益。至
喀什噶爾一處。實係距內地遙遠。商販稀少。恐貨物不敷
易換。前次文內。業經咨明。今據來咨。仍欲於此處試行買
易。諒貴國官員到伊犁會議時。該將軍等。必能將喀什噶
爾實在情形。詳細面述。總之通商一事。惟圖彼此兩便。庶
商民均霑利益。而我

大清國與貴國二百年和好之誼。亦可永久不渝矣。為此咨覆。
辛未。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因俄夷四十
餘名。闖入科布多之烏梁海游牧。砍斃佐領哈勒察克。奪
去槍馬等物。逃走一案。已行文固畢爾那托爾。並令將戕

斃兵丁逃走之俄囉斯三人一併嚴拏審辦矣。昨據科布
多參贊大臣來文內稱於去年六月二十九日有俄夷三
十七人身帶器械歇宿游牧。越日有俄夷三人來見。共四
十人奪食牛羊。搶取鞍馬。砍斃佐領等語。惟查前次來文
內未曾聲明三十七人歇宿。又有三人來見。奪去牛羊之
語。竊以此項夷人恐即係戕斃佐領逃走之犯。惟前次行
文該國時。此節並未提及。恐該夷藉口不辦。相應再行咨
照。謹將擬出文底呈

覽。

硃批。依議。

癸酉前任閩浙總督劉韻珂奏查喫夷二人前租住神光寺屋一節現接據署督臣徐繼畬函稱該二夷已經候官縣知縣興廉理論搬遷將寺屋繳還又查蘇以天國即瑞國夷人二名前於八九月間因在城外租屋未就暫借西門外西禪寺屋居住嗣在附近南臺之水部門外覓定房屋該處居民以為不便經藩司慶瑞候補道鹿澤長前往查明諭令該二夷退還即在南臺港口另租房屋並無在水部門外勒買民房起造樓屋之事又釘塞大礮數尊一節前經臣密委在省之永春州王光鏐閩縣知縣來錫藩前往各礮臺逐一查明並無其事業已據實縷晰覆奏又

閩商船索洋銀護送一節。查閩省水師營船前於軍興時多被暎夷擊燬。洋盜充斥。商船畏縮。時有西洋葡萄牙國小夷船駛入南臺港口。包送華商船貨。並非暎夷船隻。各商船時有租該國夷船護送之事。租價係彼此講定。並非勒索。經臣查知此弊。即兩次奏明。在省城設立專廠。趕將缺額師船先後造齊。按捕洋盜。一面委員諭令南臺各行商不准再租該夷船隻。現在閩洋盜匪斂跡。浙洋盜案亦較從前減去十之七八。各商船有恃無恐。多不租夷船護送。又槍礮打傷幼孩一節。查前於八月間。有廣東民人在附近南臺地方。用鳥槍趕打鷺鷥。誤傷幼孩二人。經營汎

弁兵將放槍之犯。當時拏獲。解送侯官縣訊究。嗣幼孩傷
漸平復。臣出省時。復面諭侯官縣知縣興廉。將該犯從重
擬辦。並非夷人槍傷幼孩。以上各情。謹先就臣所知者。臚
敘上陳。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福建省城。夷人強占神光寺。勒買民房。起造
樓屋。甚至釘塞大礮。數尊。向商船索洋銀護送。並用槍打傷幼
孩各等情。先後諭令劉韻珂等。詳查具奏。茲據奏稱。神光寺二
夷業已搬遷。實無勒買民房。起造樓屋。及釘塞礮眼之事。並委
員勸諭各商。不准再租夷船護送。查明幼孩。並非夷人槍傷各
等語。著裕泰到任後。按照節次寄諭。並劉韻珂覆奏各情。逐一

訪查是否確實。該省夷情是否安靜。地方官辦理夷務是否一味遷就。有無專事消弭。辦理不善之處。著裕泰。一併詳細確查具奏。毋得稍有不實不盡。劉韻珂原摺著鈔給閱看。

乙亥。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查澳夷疲敝已甚。並無大兵船。九月燒燬之船。係輾轉託詞。向他國借來者。今全被燬。既無力賠償。而澳內夷兵。本不過三百餘名。又復燒斃殆盡。窮蹙情狀。更甚於前。該夷素尚恭順。惟有夷目嚙嚙一人。生長澳門。粗通中國語言文字。最為狡黠。頻年種種作耗。皆其所為。現在澳內各夷惹事招非。致干

天譴一切公事。不令與聞。所以頓覺安靜。攸首既蒙該國
王稱其知機曉事。得有名號。自應安分保守之不遑。一時
諒不至受人唆播。
殊批知道了。

徐廣縉又奏。嘆夷自六月間。續占福建城內神光寺之後。
復欲於東門水部門西門外各處地方。建造樓屋。均經紳
耆人等。力為攔阻。至木土匠人亦互相糾約。不准受雇。乃
閩縣侯官兩知縣。竟於十月初四日。張貼告示。嚴拏不准
受雇之人。臣見此示。憤懣不勝。伏思工匠人等。執業本微。
乃亦知顧名義。不肯覩顏順夷。可見天理民彝。不容泯滅。

地方官顧必極力挫折以助夷人之虐。臣不知其是何居心。應請

旨飭交新任督臣裕泰秉公查叅。嚴加懲辦。以為抑民奉夷者戒。

並鈔錄該縣告示。恭呈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岷夷自占神光寺後。復欲於東門水部門西門外。建造樓屋。閩省工匠互相糾約。不准受雇。乃閩縣侯官兩知縣。出示嚴拏。不肯受雇之人等語。似此抑民奉夷。尚復成何事體。著裕泰到任後。秉公密查。據實覆奏。毋稍瞻徇。原片及告示。均著鈔給閱看。

癸未福建巡撫徐繼畬奏查臣與督臣劉韻珂嚴飭侯官縣興廉密諭寺僧不准收其房租並密諭城內外泥瓦木石各匠頭不准代夷人修理神光寺房屋九月間連日陰雨兩夷所住之房滲漏不堪遍覓瓦匠無敢往者夷目星察理屢向該員興廉懇覓匠人該員答以百姓不願斷難相強且神光寺無人收租白住房屋亦傷體面不如搬去為妥該夷目無可如何始稱租屋原係小事既係士民不願官府為難若不搬移恐傷和好惟城外一時難得住處應先搬至伊國繙譯官所租賃之道山觀暫住即將神光寺交還以免口舌臣查烏石山之積翠寺及東畔相連之

道山觀。兩處房屋。俱在山坡。該夷租賃。已閱多年。紳民亦相安無事。今該夷目。將兩夷搬至伊處暫住。意存轉圜。並非別租城內房屋。自不便過與較論。惟該夷目說定之後。又向委員聲稱。日後欲在道山觀。建蓋樓房。經臣飭駁不准。故至今尚未定局。現仍令各委員。及已革知縣興廉。切實開導。至該夷覬覦臺灣。希冀採購煤炭。並欲易換港口一節。臣與督臣劉韻珂。於密行臺灣鎮道之後。隨密委候補縣丁錫疇。赴臺會同查辦。該夷儻到臺灣港口。妄肆要求。務期官民聯為一氣。正言拒絕。現尚未據稟覆。亦無接到夷首吹噓照會。如該夷首到福州講說此事。臣當即堅

執成約。明白理諭。斷不敢稍涉遷就。致貽後患。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劉韻珂奏。租住神光寺二夷。已經理諭搬遷。各情。當降旨。交裕泰確實詳查。茲據徐繼畬覆奏。該二夷以城外難得住處。先搬至道山觀暫住。即將神光寺交還等語。道山觀與積翠寺東畔相連。其去神光寺遠近若干。該撫並未確切指明。且同係福州城內廟宇。若止陽易其名。顛預遷就。仍恐紳民不能相安。著裕泰到任後。遵照節次寄諭。並徐繼畬現奏各情。逐一訪查。及該二夷應如何曉諭搬移。據實覆奏。至劉韻珂徐繼畬等。頻年辦理夷務。有無措置失宜。及遷延消弭之處。一併詳細密查具奏。毋得稍有不實不盡之處。徐繼畬密片著鈔

善無功始本卷之四

或靈元正氣光正丹靈氣滿道無餘靈氣如神化育

人無形一氣同我受自靈氣靈氣在道山觀道靈德

念為修善官德善居正之德德正氣分亦正正息即自

修善也善修官德如善具原德似而天人無移茲於十一片

善善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善善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善善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善善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

後方始末卷之三

三

列女表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

咸豐元年辛亥正月辛亥福建巡撫徐繼畬奏神光寺夷人搬移一事因該夷目星察里欲日後在道山觀建蓋樓房為繙譯官攜眷居住之用經臣駁斥亦遂止息臣仍責成已革侯官縣知縣興廉催促兩夷人搬移茲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十二月二十等日兩夷人先後搬至該夷目租賃年久之道山觀居住將神光寺房屋交還誤用印之租約亦繳還塗銷臣隨飭該縣將神光寺僧人傳案出具切結臣以後永遠不准將房屋租與夷人居住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福建租住神光寺二夷欲搬至道山觀居住

降旨令裕泰確查情形具奏。茲據徐繼畬奏稱夷人已於十一月十二月內先後搬至道山觀居住。將神光寺房屋交還。並將用印之租約亦繳還塗銷等語。前任侯官縣知縣興廉前因辦理不善。降旨革職。何以此次夷人搬移。復責成該革員辦理。著裕泰查明徐繼畬有無迴護徇庇等情。並遵前旨飭查各件。一併據實具奏。

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接據俄酋文稱。斂斃阿勒坦諾爾烏梁海章京哈勒察克夷人。並非所屬。已轉行西北省固畢爾那托爾嚴拏解恰。並提及前年夷人入境。斂斃卡兵脫逃。嗣後如有在交界滋事。迅即知照等語。

查上年俄夷越境。砍斃卡兵。當經奏明行令該夷查拏。嗣經烏里雅蘇台將軍咨稱。有俄夷三十六名。經過唐努烏梁海等處。宰食牛馬。向阿勒坦諾爾行去。而慧成並未將該夷曾否入境。及有無滋事之處。咨行前來。經拏咨查。始據文稱。砍斃章京哈勒察克一案。應行文俄夷等語。拏卽於行文該夷內。將砍斃卡兵夷人三名。一併查拏一節。奏明敘入在案。茲據夷酋文稱。已轉行西北省固畢爾那托爾查拏。應俟該酋咨覆到日。再行覈辦。惟此次該酋來文。提及此案。當時並未接奉行知等語。現在若不咨覆該夷。恐俄酋藉端不為查拏。相應備文咨行該酋。

硃批著照所請。

德勒克多爾濟等又奏。茲據俄酋遣使送到該國薩納特衙門咨行理藩院公文。求為轉遞。除將此次咨文照舊呈覽外。並繕寫覆文。面交來使。照例賞給緞匹等物遣回。硃批該院知道。

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

大清國理藩院事。前於道光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接據

貴國文書之時。已將敝國一千八百五十年

貴國咨來文書遵行。當交西邊西畢爾總理邊疆官員詳細

查明知照在案。茲據本國西邊西畢爾總理邊疆官員稟稱

貴國邊疆大臣。由庫勒札派官一員。前赴庫克蘇河與敝國領隊官員會面。將伊等善為看待。並告稱該處哈薩克屢次偷竊

貴國所屬許多馬匹。因查訪方至彼處等語。敝領隊官員。在哈薩克部落地方。查出共馬一百零五匹。駝六隻。派委本國所屬哈薩克素勒坦一人。解赴庫勒札素勒坦。到庫勒札交明呈報在案。再該哈薩克地方。設立營寨一節。前次咨行文內。已經言明哈薩克地方。因係敝國所屬。故將伊

等撫馭。因向有強暴夷人奇坡察克塔什克呢特將哈薩克欺壓。勒納地租。該哈薩克再三懇求。敝國在彼處設立營寨。派出兵衛駐紮彼處。保護伊等。以備強暴。故敝國照依所請。於廓帕勒河地方設立營寨。從此永息爭端。邊疆安靜。商販往來。由草地行走。亦免驚懼之虞。

壬子。禮部奏。據琉球國使臣王舅夏起羣等在臣部呈遞

稟函一件。閱係因暎夷在彼國逗遛。懇求開導撤回等情。

具稟琉球國進貢慶賀

正使 王舅夏起羣
副使 正議大夫毛有增

等為披瀝下

情。號懇憲恩。奏請

皇猷。又安藩國事。竊羣等奉王世子命。齎捧表文方物。前詣閩省。

虔齋赴京。恭進貢典。併慶賀。

皇上登極大典。祇緣敝國前以唵夷。咱噠。吟。攜帶眷屬。逗遛日久。

肆橫滋擾一案。當奉等拜命臨行之時。又奉王世子諄諄

面諭。奉等到京。稟懇大部大人。據情具奏。迅賜飭令。唵酋。

即將在球居住之咱噠。吟。並眷屬人等。一律撤回。以安國

土各等因。查該唵夷。咱噠。吟。自道光二十六年間。攜帶妻

子到國以來。敝國主派官優容禮待。該咱噠。吟。竟不思歸。

任意逗遛。在國滋擾。始則設立藥局。明以行醫為名。暗實

窺探情形。彼此寄信。絡繹往來。繼則誘惑球民。傳習天主

教術。甚至闖游街市。潛入民家。要傳主教。不特婦女幼孩

驚懼。又恐民心煽惑。滋生事端。且歷年俱有暎人船隻到國。屢經飭官懇請帶回。始終不肯聽從。節經敝國主移咨來閩。乞求福藩憲轉請^{撫督}兩院憲據情具奏。欽奉

諭旨。交

欽差大臣兩廣督憲查辦。荷蒙

欽差大臣兩廣督憲徐。相機開導。暎酋飭令撤回。咨覆查照在案。

自應仰候查辦。飭令撤回。奚敢多瀆。惟是道光二十九年

十一月初八日。復有暎國總兵官。駕船到國。據稱奉有暎

國大臣劄文前來。要欲兩國交好通商。儻琉球果有此意。

即撥暎國商民數人。寄居球地等語。敝國主聽聞之下。不

勝驚惶。現在暎夷咱噠吟一人在國羈留。屢經咨請。乞為查辦。尚未撤回。奚容再撥暎商多名在國。實屬荒謬。敝國主飭官堅辭不從。並請將在國咱噠吟帶回。而總兵不從所請。延至十七日開船而去。又於道光三十年八月二十八日。突有暎國火輪船一隻到國。聲稱水師都司克爾克喇孚奉伊皇政之命前來。詢查醫師咱噠吟。此吾皇政珍重之人。琉球官民必須好生照看。毋得輕慢。儻有侮辱。暗施巧謀。日後不免兵火從事等語。惡言驚嚇。大肆鴟張。遂於九月初六日駕船而去。伏思敝國僻處海隅。彈丸片壤。素乏金銀好貨。所有絲綉布帛藥材麤細雜貨。皆係仰給

於

天朝每屆回船買帶以供國用。從無與他國通商。而各國亦無
擅到國中。奚堪啖人攜眷久居。勒索供應。邪教誘惑。語言
恐嚇。出入無定。來去靡常。包藏禍心。實懷叵測。况以王世
子年幼在位。更易生其覬覦。此際縱之。恐成滋蔓。激之又
虞生變。進退兩難。禦防無備。非仗

皇仁推恤。別無他策。羣等目怵危形。日夕憂慮。不得已。憑情叩懇
大部大人。仰體

皇上柔遠之洪慈。俯察小邦顛連之困苦。奏請

皇猷。敕諭

欽差大臣善為開導。飭令該噶酋迅將咱噠吟併妻子人等一律
安。則感戴。請。其。通。商。之。議。絕。其。傳。教。之。端。俾。藩。國。得。以。永。久。又

皇恩於無既矣。竊稟。

諭軍機大臣等據禮部奏稱琉球國使臣在部呈遞稟函復以噶
夷在彼逗遛懇求開導撤回等語。此事前已疊次降旨。諭飭該
大臣向噶酋設法開導。飭令撤回。茲復據該國稟稱不惟咱噠
吟尚未撤去。且屢有噶夷船隻到彼。惡言驚嚇來去靡常。以致
該國日夕憂慮。琉球國臣服天朝最稱恭順。况該王世子年幼
初立。屬令使臣到京具稟。豈能置之不問。著徐廣縉仍遵前旨。

再向叻噶相機開導。諭令迅將咱噠吟並其妻子人等一律撤回。以免驚擾而恤藩封。琉球使臣原稟著鈔給閱看。

諭本日據禮部奏琉球使臣在部呈遞稟函。因暎夷在彼逗遛。懇求開導撤回等情。已有旨交徐廣緝查辦。著禮部即遵旨傳諭

諭該國使臣知之。

二月戊辰福建巡撫徐繼畬奏查神光寺所住夷人雖已搬去第未能先事防範實屬咎無可辭惟有仰懇

聖恩將臣交部從嚴議處至暎夷之租住神光寺本係違約迨經反覆勸諭彼亦自知理屈自行搬去毫無嫌隙可尋至紳

民之不平。止因神光寺。係生童會課之地。不容夷人占住。令既將原屋交還。其意均已釋然。再啖咭喇夷人。在城內烏石山居住者。夷目二人。夷婦一人。附住教士二人。在城外南臺居住者。夷商三人。共計男婦八人。花旗夷人。在城外南臺居住者九人。皆係教士。又喘國教士一人。共計十人。花旗喘國夷人。均屬馴良安靜。

庚午。江蘇蘇松太道麟桂奏。查啖咭喇夷人。桀驁不馴。惟知貿易為務。該國官為商舉。故凡關眾商事務。眾論如一。則該夷官無不遵辦。即該國王暨各官俱任眾商去留。道光二十年。該夷滋事。即因各商虧本。眾議聚費雇船犯順。

二十三年就撫。求給兵費。卽作歸還眾商之款。該夷向與
各外國互爭地界。俱係豫先斂錢雇兵。每名以洋錢八元
為率。如不得勝。倍之。再不勝。再倍之。不惜重費。故人皆拚
命向前。總期全勝。事後卽以所得該處財物。歸還雇兵之
款。其實卽以他國之貲財。為攻他國之兵費。此卽該國攘
奪逞橫之故智。藉此以為得計。又准五口通商。每年得中
國四五千萬兩。自此又與印度國相爭。收得三處。益覺張
狂。傲睨各國。刻下各外國。亦忿忿而視。該夷亦有騎虎之
勢。該國除收商稅之外。別無錢糧。深慮經費不足。意在獵
取他處。以濟經費。現在各國防備甚嚴。中國因有五口通

商。眾夷商因之獲利。不肯滋事。該夷無可漁獵。其計已窮。又恐中國窺其底蘊。不以彼類為意。是以近日每以進城投文等事。故作波瀾。以張虛勢。經

聖明洞鑒。諭飭拒絕。天津既不收文。上海驅其回粵。該夷無可置

喙。亦即貼耳就範。宜乘此釜底抽薪。使其自窘。一面豫籌

經費。選委幹員。以防海為名。凡屬海口。加意準備。俟內地

經費充足。兵勇器械全備。即可一鼓殲盡醜類。至攻夷之

法。先杜其取利。用其所忌。夷人與中國通商。惟鴉片土獲

利最厚。內地稽察雖嚴。各省地方遼闊。奸民惟利是趨。難

免不偷漏私賣。吸食之例雖嚴。食此物者因有煙癮。一日

不食精神疲憊。不能動作。甚至不省人事。是以冒法偷食。行險徼倖。今請通飭各省。凡吸食之犯。一經獲案審實。卽照例辦理。販賣者無人買食。不驅自退。中國辦內地之民。外國亦無可藉口。夷人不能獲利。五口夷商。經費浩繁。自不能久住。至夷人最懼粵人。且廣東人深悉夷情。素稱勇敢。遇事齊心。夷人雖忌而莫敢如何。卽如福建廈門之興泉永道。浙江甯波之甯紹台道。江蘇上海之蘇松太道。皆用廣東籍貫之員。加以升銜。使之妥辦。使五口聲氣相通。夷人更生畏忌。該夷等遠涉重洋。旣無利可取。更多畏忌。又無可藉口。卽欲另生枝節。滋生事端。內地經費充足。籌

備嚴密。文武紳民齊心。以逸待勞。該夷等自不敢故犯。但事關全局。宜緩而不宜驟。隨時布置。不事張皇。厚積經費。務期充足。應請

飭下部臣。妥為籌議。務使多多益善。專為防海要需。他事不得指撥。抑更有請者。夷稅一項。向本無之。自通商以來。每年粵海關可得百餘萬。江海關可得四五十萬。閩海關可得一二萬。或將此款。飭該各關永遠封存。不得撥動。以十年為率。計有一千四五百萬。以夷輸之稅鈔。為攻夷之軍需。誠能久儲不動。則愈積愈多。遇事更無虞短絀。所有籌備防海事宜。早經奉

旨飭辦。刻下如江蘇通江海口之鵝鼻背添兵守衛。上海之吳淞口亦經添雇兵勇船隻。並傳諭各商每船出洋。令其各帶槍礮。添雇水勇。於洋面防範。明則巡洋捕盜。保護商船。暗則集勇聯兵。豫籌勁旅。請仍

諭飭沿海各督撫將各口要隘某處應添礮臺若干座。兵勇若干名。戰船若干隻。用若干經費。定以限期一律完備。並將遵辦事宜議定章程。先行繪圖貼說。奏呈

御覽。總期實力速辦。不得以目前無事任意因循。並飭各省大吏。妥選幹員總理其事。則內備整嚴。無虞外患。其味喇擊。不過附於嘆夷之末。借彼之勢。其心實不相洽。而互相猜忌。

尤不足慮。至佛喇西。卻不以買賣為事。專在中國傳教。該國素奉天主。卽耶穌。而耶穌產於依大理亞國。夷人延為教化王。該佛夷國王與之行禮。尊奉甚恭。教化王以下。又名為主教。主教以下。又有鐸德神父之名者。分赴各國。傳教散書。上海先有羅類思主教。去後又來一夷名趙方濟。手下鐸德神父。或分赴沿海五口。傳與內地。無賴游民。或改裝私入內地。傳徒習教。正恐傳布日廣。漸滋事端。近有該國李伸符二人。在蒙古察哈爾地方被獲。經直隸督臣奏奉

諭旨。委員解送廣東查辦。該夷經此挫折。諒以後自知斂跡。惟上

海入教之人。遇與民人爭訟。每乞該主教趙方濟轉使該領事官與地方官議論是非。意存偏護。雖屢經駁斥不行。究屬非分要求。至該夷在上海傳教。妄託神道無稽之說。以惑下愚。上海雖有入教之人。尚不深信。上年五月間。各國供奉該教之天主堂。為巨雷轟擊。該夷亦頗震懾。

天威習教者亦因之更形渙散。刻下惟以干訟護庇教內之人。為結納眾心之計。應請

諭飭各該督撫。轉飭地方官。凡遇詞訟案件。隨到隨結。如有習教之人。與民人爭訟之案。亦即秉公訊斷。使該夷無可藉口。儻尚復從中阻撓干預。概不准理。如此。則教內之人。無可

仰仗於該夷。其眾心自不歸附。將見其教不攻而自解矣。
麟桂又奏。各夷所用內地民人。及習教游民。每每到處探
聽內地公事。為該夷等通信。機事宜密。所擬各層。應請

密飭海疆大吏。不動聲色。妥速籌辦。庶免另生枝節。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兩江總督陸建瀛。據江蘇蘇松太道麟桂呈
遞。整飭海口一摺。據稱。嘆夷經費不足。其技已窮。宜乘此使其
自窘。計在杜其取利。用其所忌。如鴉片土護利最厚。但令無入
買食。販賣者不驅自退。該夷商不能獲利。勢必不能久住。請將
吸食之犯。照例嚴辦。意在懲一儆百。不禁自止。又如夷人最忌
粵人。請將福建之興泉永。浙江之甯紹台。江蘇之蘇松太各道

缺皆用廣東籍貫人員。使五口聲氣相通。俾該夷更生畏忌。又如佛蘭西專事傳教。習教之人。遇與民人爭訟。有在上海主教之趙方濟。暗為庇護。往往使領事官與地方官議論是非。為結納眾心之計。請嗣後凡遇此等案件。該夷從中阻撓干預。概不准理。則教習之人。無可仰藉於該夷。其教不攻而自解等語。該道員既任海疆多年。據情入告。諒必向該督稟明。所言夷情暨整飭事宜。現在辦理如何。其所稱海口道員專用粵人。是否更滋流弊。該督體察情形。定有所見。著即據實具奏。如果洞中窾要。足以奪夷之魄。是該員熟習情形。即責成該員妥為辦理。以期得力。

辛未。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囉斯頭人私入邊界。阻攔查邊道路。當由理藩院行查該國。旋據薩納特衙門覆稱。奉到咨行。已劄交邊界官。俟其查明再覆。茲又接據該國薩納特衙門咨理藩院文稱。上年伊犁官員。在庫克烏蘇河。與該國頭人會遇時。告以哈薩克時常偷竊馬匹。經該頭人代為尋獲馬一百五匹。駝六隻。令哈薩克素勒坦送交伊犁官員。並稱因哈薩克本係該國所屬。伊等偷竊牲畜。自應查尋繳還等語。查上年薩迎阿奕山奏俄囉斯私入邊界情形。並兩次覆奏。均未提及向俄囉斯索取哈薩克偷去牲畜之說。何以該國來文。以此藉口。且稱令素勒

坦送到。領有回頭。又似確有其事。俄囉斯入邊。在道光二十九年八月。是時適有哈薩克賊犯偷馬一案。所奏訪獲情節數目。不甚相符。是否卽係此事。原奏係據佐領富珠爾奉稟報。該佐領與該國頭人巴噶會晤時。有無向其私懇代尋馬駝情事。收到回頭。何人所給。著奕山。布彥奏。卽行逐細訪查明確。據實具奏。不准稍有隱飾迴護。現在該頭人等是否尚在哈喇塔拉迪。北距卡倫六百里外地方居住。上屆兩年應收哈薩克馬租。曾否收取。又該國請赴伊犁商議貿易一節。果否遣人前來。一併覆奏。事關外夷邊界。必應慎重覈實辦理。一俟該將軍等奏到。再由理藩院備文飭知。所有薩納特來文。並繹出漢清文二件。

均著鈔給閱看。

己卯。閩浙總督裕泰奏。於江西福建途次。先後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旨。交查各件。拏留心體訪。內惟閩縣侯官兩知縣。示諭工匠人等。不得勒捐夷人一節。實屬確有其事。因上年五月。喚夷搬入神光寺居住之後。雇倩木匠代作木屏風一件。經前任侯官縣興廉將該匠人傳案責釋。嗣後夷目星察里聞知其事。卽以地方官禁止工匠不許受雇夷人。係屬有意背約。堅欲興廉出示。工匠不得勒捐。興廉恐致啟釁。不得已為之出示。並因南門城外各處夷館。係閩縣管轄地方。復

令該縣來錫蕃於示稿內會列銜名。此等近日所聞其餘有無別項情節。並前督臣劉韻珂等覆奏各情。是否確實。以及該督撫等頻年辦理夷務。有無措置失宜。遷延消弭之處。均非詳細查訪。不克知其實在底蘊。統俟查覆到日。再由督親審確查。據實奏報。至前在神光寺居住二夷。現雖搬至道山觀內。但道山觀係在烏石山積翠寺之東。相去神光寺不過半里。是名為搬遷。實與未搬無異。查神光寺本為諸生讀書之所。是以不肯容其占住。今因遷至道山觀。士民已無異說。第該夷人故違成約。藉道山觀為該夷官舊住之地。久居城內。究為不了之局。且等訪聞烏石

山下馬巷邊地方。又有民房一所。先經道山觀道士承買。私行租給夷人居住行醫之事。若不設法令該夷遷居城外。則此後各國夷人。必皆藉為口實。相率進城。尚復成何事體。

諭軍機大臣等。裕泰奏。現到閩浙總督新任。沿途疊奉廷寄。交查神光寺夷情。現在查辦等語。神光寺二夷人。搬至道山觀內。又據該督查明烏石山下馬巷邊地方民房。亦有租給夷人居住行醫之事。究竟城內山上。夷人共有若干。其山下是否尚有夷人居住。著裕泰詳細查明。妥為控馭。既不可操之過急。激成事端。亦不可示以寬柔。漫無限制。其應如何開導。諭令遷徙之處。

總在該督相機應變。庶於安民撫夷。各得其宜。再暎夷在閩買房釘礮各節。及劉韻珂。徐繼畲。頻年辦理有無錯誤。著該督仍遵歷次諭旨。確切查明。據實覆奏。毋得稍有不實不盡。

甲申。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徐廣縉奏。據委員確查稟覆。並開具福建省城內外各國夷人住址清單前來。臣面加詢問。據稱。如奉查暎夷自強占福建省城南門內之神光寺後。復將東門外之鼓山寺。西門外之西禪寺。亦行占踞。並南門外之銀鑲浦水部門外之路通橋。強買民房。起蓋樓屋各情。查福建省城。於道光二十二年。卽有暎國夷官在南門內烏石

山積翠寺居住。其餘各國貿易夷人。均在城外南臺中洲等處租賃民房而居。上年二月。有暎夷教士蔗枕委里董兩人。占踞南門內神光寺。侯官縣知縣興廉。立有印信租約。付該教士及寺僧分執為憑。各紳士以該寺乃諸生肄業之所。難容外夷居住。公呈驅逐。經專辦夷務文武委員郭學璣。沙文亮帶引夷人。另擇距南臺三十里之林浦鄉河邊起造夷樓。各鄉居民不依。該委員又帶夷人於水部門外路通橋後之萬壽橋河邊置買園地民房。居民亦不依。再擇水部門外水閘口。議買古尼庵一所。眾民又不依。最後該委員復擇南門外銀鑲浦之浦奶古買拆張趁元

舊屋一所。給與該教士起造樓屋。現在尚未竣工。因有幼孩多人。乘該夷出進之時。丟擲瓦片。喧呼驅逐。閩縣知縣來錫蕃。出有告示。以該處係在城外。與原約相符。不得藉口生端。並無騎馬夷人。四處踏勘。經各鄉民驅斥。地方官反為出示禁止之事。惟該教士先住神光寺。後被諸生驅逐。擇地起房。又未完工。九月間。移住烏石山道山觀。候官縣知縣興廉。又給有印信租約為據。道山觀右邊為奎光閣。又有暎夷之人住宿。亦係興廉立與印信租約。至東門外鼓山寺。現實無夷人居住。又如夷人釘塞礮眼。弁兵賠雇銅匠。起釘修補。委員詣驗。以並未釘塞飾稟一節。查礮

臺係在五虎門。閩安營管轄。有六千觔鐵礮。火門被釘。聞係附近幼孩頑耍所為。經該營弁雇匠起好。短給工價。該匠不甘。在省中訛言其礮乃夷人所釘。至南門大樹下。乃衝衢大路。並無安設大礮。惟教場邊與大樹下相近。有廢鐵礮兩截。查係當時製壞所棄。別無大礮。亦實無夷人釘塞之事。又如南臺常有火輪船數隻停泊。經過商船。索銀三百圓護送至浙。商船被害之少。實由夷船獲利之多。一節。查福州南臺口。及五虎口。常有夾板船。及夷人之澳門划艇。往來停泊。輪流護送裝載杉木赴浙各商船。每隻索銀二十五圓。合二十五隻為一幫。每幫共銀六百二十五

圓。實非火輪船護送。間有商船湊不成幫。要其護送。隨時
議價。多寡不等。亦無經過商船索銀三百圓之事。又如夷
人用鳥槍打傷幼孩。委員查驗。含糊稟覆。賄和了事一節。
查上年八月間。有中洲福隆棧通事麥光。蕭順。皆廣東香
港人。於十二日。兩人攜帶鳥槍。往三縣洲田中打雀。適該
鄉鄭周氏之長子。年十五歲。次子。年十一歲。赴街買米。路
經該處。該通事放槍打雀。傷及鄭周氏長子頭角。次子肚
腹。倒地。經鄉人圍護送官。鄭周氏依人傭工。家道貧寒。其
長子傷輕。尚可醫治。次子旋即殞命。聞有府經歷郭學堦
守備沙文亮。與通事鄭江調處。給鄭周氏制錢四十千文。

以為埋葬醫調之費。麥光蕭順兩人亦即由官釋放。共見
共聞。實有此事。臣復細詢該委員。夷情如此驕縱。即恐難
免復生事端。當據稟稱密訪夷情。僉云連年福建港口。貿
易虧本。該國王極不願其多事。住粵之叻公使。現以安靜
無他。深為其國王所嘉獎。亦可證叻首尚無暗通消息。嗾
起波瀾也。

硃批。另有旨。單留中。

乙酉。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徐廣縉奏。查暎夷叻噠吟。久住琉球。前經照
會叻首。撤叻夷回國。即據叻首照覆。以通商五口。伊尚可

呼應。若琉球遠在海外。迥非內地五港口可比。曾將其號令不行。設詞推諉緣由。於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具奏在案。竊惟咱噠吟。不過一行醫之人。妻子數口。僑寓琉球。若該國之人。不與往來。勢成孤立。自當廢然思返。今已居住數年之久。顯有彼處內好為之。句引接濟。得以遂其盤踞。乃不思自反。而惟呼籲中國。照會叻酋。撤之出境。實屬不曉事體。檢閱琉球原咨內稱。喚國總辦外務事宜。宰相巴。以咱噠吟乃彼國所珍重。如強用壓欺出境。決不能依順等語。是巴酋與琉球之文。持議甚堅。叻翰更何能置喙。且僅在中國為公使。亦非喚國所有之事。悉聽命於

該酋。夫馭夷之道。有言必期能行。方為無損。

國體。若明知其不能行而照會之。是取侮也。且以後必至遇有可行之事。令其照辦。彼故意刁難。尤可慮也。揆幾度務。不得不杜漸防微。此未便再行照會。咬首之實在情形也。至兇夷噙波囉吐。哈囉二名。早據福建委員於上年十二月初九日押解到粵。即經轉交大西洋領收。據其領事申覆。已照該國之例懲辦矣。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劉韻珂。徐繼畬奏。接據琉球國來文。以暎夷。咱噠吟住居伊國。仍未撤回。籲請查辦。朕以琉球恪守藩封。夙稱恭順。頻來呼籲。未便置之不問。當經降旨。令徐廣縉再向叻

諭設法開導。並於本年禮部據呈代奏時。復令該督曉諭夷酋。令其撤回。茲據徐廣縉奏稱。叻諭僅在中國為公使。並非暎夷所有之事。悉聽命於該酋。從前劉韻珂咨會之時。叻諭曾經設詞推諉。未便再行照會等語。覽奏均悉。該督仍當隨時體察情形。加意控馭。揆幾度務。原不在多費詞說也。

三月甲午。閩浙總督裕泰奏。查各國夷人通商條約內。惟夷官一項。准住城邑。其餘夷商人等。均不准在城內居住。今暎咭喇夷人。輒至城內租賃寺屋。本屬故違成約。而閩省士民。又各因此互相爭執。既不便任其日久占居。亦不能因其城內另有住處。原租寺屋。業已交還。即置不議。該

夷原租之神光寺。係為省中士子課讀之所。一旦被其占住。是以共抱不平。力圖驅逐。迨後該夷搬入道山觀內。該士民等。即無異說。並以道山觀居住夷人。已歷多載。彼此相安。如必急令出城。轉恐釀事為慮。臣因省中民夷既極相安。自不宜操之過急。隨將道山觀去神光寺遠近里數。並籌辦大概情形。及訪聞道山觀道士將民房租給夷人。行醫一節。奏陳。

聖鑒。惟查該夷之堅欲在城居住。自必有所希冀。據委員密查具覆。道山觀居住二夷。一名溫敦。行醫為業。一名札成。欲圖傳教。前向道山觀道士私租民房者。即係溫敦。臣以該夷

等既係行醫傳教。祇須本地民人。不令醫病。不向習教。該夷等無所貪圖。自可不驅而自返。因諭飭該府縣等。密致紳士。傳諭民人一體遵照。一面飭傳夷務委員。授以機宜。向暎夷領事明白開導。催令搬移。乃該夷領事闕那。始以患病推託不見。旋即因病身死。現止繙譯夷目星察理一人。代管該國通商事宜。查道山觀房屋。自道光二十五年以後。即為暎咭喇繙譯夷目租住。並非始自今日。蓋禁之於事前則易。強之於事後則難。此次溫敦等附居一處。雖可責以違約。而該夷目則以醫病為詞。轉可飾辯。况該夷前將神光寺交還者。亦明知民心不服。眾怒難犯之故。今

省中士民。既以該處為夷目舊住之地。不欲過與較論。若強令遷移出城。竊恐該夷目。必將以官與為難。藉為口實。現在該夷領事。既已病故。無可理論。而本地紳民。又各以彼此相安。請為緩辦。似應將該夷另租民房。先行飭令交還業主管領。其在道山觀居住一節。應請暫行從緩。俟該夷更換新領事到閩後。由臣察看情形。相機勸諭。

裕奉又奏。臣風聞居住烏石山上之暎夷領事闕那。因病身死。有同居之繙譯夷目星察理。欲在山上造墳埋葬。情事當以烏石山係在省垣城禁之內。為全城風水所關。豈容夷人違約造墳。致貽後患。據署福州府知府胡應泰署

侯官縣知縣保春來署面稟。當即指示機宜。諭令該府縣等行至山上。見該夷已將內地工匠自行雇集。正欲興作。其時紳民人等傳聞此事。紛紛至山觀看。該府縣等恐致釀事。即先密諭工匠人等。不許代為造作。違者杖斃。並飭紳民各自下山。聽候官為查辦。不得喧嚷。一面赴寺曉諭。該夷目星察理情形。雖極恭順。而於造墳一節。總以近接住處為詞。必欲在山掘埋。並以該國病死之人。須在十八時之內埋葬。現在為時已迫。即須出殯。勢難另覓葬處。該府縣等因該夷目堅執不允。難以理喻。復以本地紳民。從無在城安葬之事。該夷欲在山上造墳。不但眾怒難犯。即

造葬以後。亦恐被人掘毀等詞。再三開導。該夷目方覺畏懼。俯首無詞。兼因工匠等不敢聽從開掘。無可措手。始允出城埋葬。並以時限迫促。求為代覓葬地。該府縣等因該夷目既願在城外覓葬。若不俯如所請。難保不復行中變。即諭飭委員陳松鶴在南門外之嶺頭尾地方。覓有官山空地一塊。該處四無民居。山內亦無墳墓。隨給令暫時安埋。該夷目感激稱謝。即於三十日將該領事闕那棺木運至該山掘坑掩埋。

諭軍機大臣等。裕泰奏。遵查夷情各摺片。覽奏均悉。據稱神光寺二夷。搬入道山觀後。該省士民。即無異說。並以觀內居住夷人。

已歷多載。彼此相安。自不宜操之過急。况該夷領事闕那現既病故。著俟該夷更換新領事到閩後。遵照成約。夷商人等。不准在城內居住一條。妥為開導。隨時相機辦理。該領事闕那故後。經該督飭令地方官理諭夷目。不得在城內埋葬。控馭尚為得體。所有劉韻珂。徐繼畲。有無措置失宜之處。著仍遵前旨密查。裕泰又奏。緣道光三十年秋間。有蘇以天國夷人。欲將西門外之西禪寺房屋租賃居住。經辦理夷務之委員。查知向阻。即行中止。嗣該夷因水部門外。舊有廢寺基地一塊。復欲租賃蓋造房屋。又經該委員等理諭而止。此蘇以天國夷人。並非啖咭喇夷人。亦非欲於東門水部門西門外。

三處一併建造樓屋之實情也。又嘆夷於道光三十年五
月間。搬入神光寺居住之後。該前任侯官縣知縣興廉自
之。知用印錯誤。欲設法催令搬移。因傳諭各項匠人。不許夷
音車人修理寺屋。嗣有林姓木匠。私自受雇。經興廉查明。將該
音內匠人傳案責釋。夷目星察理。聞知其事。即以地方官禁止
音文。匠工不許受雇夷人。係屬有意背約。堅欲興廉示諭工匠。
不得勒捐。興廉恐啟弊端。不得已允為出示曉諭。並因南
音車。門城外各處夷館。係閩縣管轄地方。復令該縣來錫蕃。於
示稿內會列銜名。來錫蕃因示內並未指明城內城外。亦
即未向理阻。此又閩縣侯官兩知縣示諭工匠不許勒捐。

夷人並非閩省工匠互相糾約。不准受雇。該縣等亦非因此出示之實情也。查前任侯官縣知縣興廉前已奉旨革職。應毋庸議。前任閩縣知縣來錫蕃於興廉出示曉諭。僅會列銜名。究未能查明阻止。亦有不合。相應請

旨交部照例議處。

諭內閣前因福建侯官縣知縣興廉辦理地方公事。不知詳慎。降旨革職。茲據裕泰奏前任閩縣知縣來錫蕃於興廉措置失當之處。會列銜名。未能阻止。請交部議處。來錫蕃即著革職留任。以示薄懲。毋庸再交部議。

丁未。兩江總督陸建瀛奏。查該道麟桂所奏各情。前曾據

其面稟。如嘆夷經費不足一條。緣該夷一切經費。悉取資於商稅。前因廣東洋行。歷年拖欠商本甚鉅。乃於近海各省。請添口岸。以為既添五口。即可多增抽分。不意各口起造夷館。派調領事兵目等項。用度倍蓰於前。而中國所需貨物。仍祇前數。所增無多。各商均不免虧折。所恃以為利者。惟在鴉片一項。該道請將吸食鴉片之犯。嚴行拏辦。俾買食者少。則煙土無利可圖。蓋欲不戰而屈人之兵也。但自新例既定而後。生殺之權。操自

朝廷。臣現在疊飭文武印委各官。於緝捕盜賊鹽梟之便。遇有煙犯。認真查拏。節據京口協副將武迎吉稟報。巡江至

六洲地方見匪棄船登陸而逸。於草棚內起獲煙土二箱。當即會同文武將草棚船隻煙土一併對眾燒毀。又據先後擒獲匪犯陶啟運等。起出煙土四箱。並據鹽卡委員候補同知邵勳督同宿遷縣縣丞范炳。拏獲薛和等煙土二百三十餘兩。均已提省審辦。亦即懲一儆百。欲使啓不畏死之徒。皆知法網不可倖逃之意。其喇囉晒傳教一條。夷目趙方濟引誘沿海愚民入其天主教會。已屬可惡。遇有習教之人。與安分良民結訟。該夷即出頭干預。與地方官議論是非。居心尤不可問。臣凡遇此等事件。無不以嚴詞正義飭令該道傳諭領事嚴加約束。不准干預。已非一次。

並以扶持正學。附片陳明。仰蒙

訓諭。著各直省督撫。會同各該學政。轉飭地方官。及各學教官。於書院家塾教授生徒。均以

御纂性理精義。

聖諭廣訓。為課讀講習之要。使邪教不禁而自化等因。欽此。該道麟桂。駐劄上海。有撫民馭夷之責。應即遵

旨責成該道。督飭所屬。嚴禁邪教之干預訟案。以杜其結納。至所請將蘇松太道等缺。皆用粵人一節。該道見江蘇候補道吳健彰。籍隸廣東。凡有華夷交涉之事。委令查辦。無不迎刃而解。因有此議。查夷商不通漢語。一任夷目從中播弄。

吳健彰通曉夷語。能以夷語徑向夷商開導。破其愚惑。夷目技無所施。故能無投不利。惟粵人未必皆能夷語。其能夷語者。未必皆屬可靠。若如所請。海口道員。專用粵人。誠

聖諭。恐更滋流弊。

硃批。所奏各情。知道了。片留中。

已酉。閩浙總督裕奉奏。遵將劉韻珂徐繼畬覆奏各情。逐一查訪。如覆奏夷人勒買民房。起造樓屋一節。緣東門外

之鼓山寺。距城三十餘里。林泉幽邃。為邑人遊覽之所。夷人前往瞻眺。亦所不免。又西門外之西禪寺。上年曾有蘇

以天國夷人。欲將寺屋租賃居住。經委員查明阻止。又南門外之銀鑲浦。上年曾有花旗國夷商。租住吳姓房屋。因該處地鄰。均各不願。經委員諭令搬徙。該夷即改賃張姓破屋。建蓋樓止。現在鼓山西禪兩寺。與水部門外之路通橋。均無夷人居住。餘亦查無勒買民房。起造樓屋之事。又覆奏。夷人槍傷幼孩。賄和一節。緣上年八月。有夷寓雇工廣東人麥光。放槍打雀。誤傷鄭陳氏之子鄭春霖。鄭春才二人。旋即平復。經地方官提案訊明。將麥光杖責遞籍。係屬照例辦理。並非夷人槍傷。亦無賄和情事。又覆奏。夷人騎馬四出。地方官禁止鄉民驅逐一節。緣道光二十七年。

曾有夷人騎馬行走。被街上兒童戲拋瓦塊。致馬驚跌傷夷人。經地方官諭飭該地保。傳知各家長約束兒童。無令肇釁滋事。並無示禁鄉人驅逐之案。又覆奏。夷人在南臺停泊火輪船。勒索商船。代其護送一節。緣西洋葡萄牙國夷人。駕有廣東划艇。俗名假夾板。船身輕便。不時駛入南臺港口。包送各處商船。以海程之遠近。定船價之多寡。係屬彼此情愿。並非勒索。向無一定數目。商船利其便已。雇覓護送。現仍不免。亦無火輪船為之護送之事。又覆奏。釘塞大礮數尊一節。緣上年有輪守南門崎下。即大樹下之礮臺兵丁楊漢。因該處安設之嘉慶二十三年所鑄四千

五百觔鐵礮一尊。雨淋生鏽。火門被鏽堵塞。曾回明本營千總王興邦。雇倩銅匠鄭旺等修理一次。此外各礮並未續修。亦無被夷人釘塞之事。以上各節。臣恐所查尚有不實不盡。復密飭臬司查文經。詳細確查。並親詣該處勘訊具覆。茲據查稟。勘明閩安南北岸。各設有六千觔大礮二尊。又南門崎下。即大樹下。設有四千五百觔鐵礮一尊。係嘉慶二十三年所鑄。又二千觔鐵礮一尊。係順治十七年所鑄。徧查此外。並無嘉慶二十五年同順治十一年鑄造之礮。各礮火門。亦均一律圓好。並無釘損痕蹟。亦無修補新痕。均與臣所查無異。是劉韻珂等覆奏各情。尚無不實。

亦無掩飾情弊。惟內地商船。雇覓夷船護送。雖皆出於各商情願。並非夷人勒索。但各國夷人。應到馬頭。均有一定。而內地商船。隨處皆可收泊。若竟聽其護送。則此後外夷船隻。轉得以護送為由。到處停泊。所關殊非淺鮮。臣以截流必先清源。各商之所以願令護送者。無非為防禦洋匪起見。該管水師員弁。果能認真巡緝。使盜匪無從託足。各處商艘。亦何必再雇夷船為之護送。臣惟有嚴飭閩浙水師各營。加意巡查。實力控捕。務使盜匪絕跡。海宇肅清。儻或虛應故事。致該管洋面報劫頻聞。並當從嚴叅辦。以為探本窮源之計。至福州口岸。自道光二十四年通商以來。

迄今八載。民夷貿易互通。彼此均極相安。紳耆亦無異說。惟上年五月。侯官縣知縣興廉。辦理暎夷租住神光寺房屋一案。實為荒謬。劉韻珂。徐繼畲等。未能立予叅革。已在聖明洞鑒之中。此外實無措置失宜。及遷延消弭之處。

裕泰又奏。遵查徐繼畲。飭委候補道鹿澤長。督同前任侯官縣知縣興廉。及委員郭學典等。前往開導。當興廉奉

旨革職時。該夷等已有搬遷別住之約。故令該革員始終其事。或可不致中變。且該革員先既辦理錯誤。若以業經革職。即置不問。該革員轉得脫然無累。似亦不足以示懲儆。尚無迴護徇庇別情。

裕奉又奏。欽奉。

上諭確查漳州府屬會匪。有無勾通夷匪。假借名色。迫脅良民等因。欽此。查該處會匪。先經升任興泉永道張熙宇訪獲首犯陳慶真一名。並將訊非會匪。在陳慶真屋內閒坐之周德等三人。同時拏獲。正在訊辦間。即有暎咭喇國領事夷目蘇哩文。照會該升道。以陳慶真等生長該國所屬息力地方。應作為暎國民人。歸該夷目辦理。該升道正擬駁覆。該夷目即率領夷眾。至署強索。該升道因陳慶真罪犯應死。若任聽領回。殊無以肅法紀。而儆奸頑。若拒絕不與。又恐倉猝釀事。隨將陳慶真重責垂斃。與周德等三人。並交

該夷目收領。續據該夷日照會。稱陳慶真已死。並以華官杖斃。倭人當稟知該國公使較論等語。由該升道稟經該署督臣徐繼畲查敘條約。咨會

欽差大臣兩廣督臣徐廣縉。照會倭首。嚴諭該夷目不得干

預中國公事。並將周德等三人交回訊辦。一面附片密陳聖鑒。嗣臣到閩後。復據張熙宇。以正月初九日接准蘇哩文照會

內稱。倭國來廈之人。祖籍多有在內地者。因生長本屬。即係倭國編氓。凡到中國經營。應循例赴管事官衙門報名掛號。如干犯約之咎。即聽該處拏送倭國管事官。依情處罪。並將業經掛號之蔡古猷等六十人。開列名單。送道備

查聲明如有續來報掛之人。另行補移等語。該升道當以前定條約。並無中國民人。生長暎國所屬地方。回至中國。仍作為暎國人民之例。現在五口通商夷人。攜眷居住者不少。其在五口生長之人。並無作為中國民人之說。將來回到暎國。更無作為中國編氓之理。彼此易觀。事理不難分曉。當即剖析。照覆該領事查照等情。具稟前來。臣以中國民人。衣冠制度。均與暎國迥別。自不能因其生長暎國屬島。即作為暎國民人。其理甚明。隨復咨會徐廣縉。照會暎首。轉飭該領事遵照。以免將來爭執。各在案。茲欽奉前因。復查暎夷領事於會匪陳慶真獲案之後。始以該犯生

長暎國恃強索取。繼復以生長暎國之中國人。回至中國。均應至該領事處報名掛號。歸該領事管理等情。兩次照會。而查閱掛號名單內。有陳慶升等三人。即係此案在逃會匪。其為該會匪等句通包庇情事顯然。現雖咨會徐廣縉照會夷酋。咬。轉飭遵照。而該夷酋果否不致異議。未准粵省咨覆。但華民夷民。如或犯罪。應行各自審理。前條定通商條約。業已詳細載明。如該夷尚敢強詞飾辯。臣自當堅執成約。以理折服。一面將在逃會匪。密飭各該地方。嚴密查拏。從重懲辦。務使外夷無以藉口。奸匪失所憑依。斷不容任其庇護。以仰副

聖主杜漸防微之至意。

硃批。現獲各犯。嚴行審訊。從重定擬。斷不可因有暎夷照會。稍為遷就。亦不可濫及窮黎。致生枝節。朕調汝閩督。欲資整飭。勿效劉韻珂之消弭。亦不必過為見好。沽虛譽而無濟於實。總之公事以公心辦。毋存一己之私。誌之。

四月戊午。伊犁將軍奕山奏。俄羅斯請於喀什噶爾地方。試行貿易。努因該處貨物無多。恐不敷易換。似可無庸通商。已邊。

聖鑒。茲據葉爾羌參贊大臣德齡函稱。有礙難之處。努伏思喀什噶爾。既有安集延。浩罕等貿易。俄夷諒必稔知。且安集延。

即帶該國販貨之人。又訪得俄夷哈薩克地方。久已收其租稅。用其烏拉。今請於喀城通商。則路經伊犁西南之哈薩克。接連布魯特。亦必供應烏拉。兼收租稅矣。該國未必不意在於此。努擬俟該國官員到伊犁會議時。遵照理藩院咨內各情。反覆開導。或不至再有曉瀆。至伊犁塔爾巴哈台添設通商章程。努等斟酌條款。俟會議時再行商定。斷不敢草率了事。謹將葉爾羌參贊大臣德齡函稱礙難三條。照繕清單。恭呈

御覽。

該國使臣到伊會議時。自必以前次理藩院咨內告知礙

難各情由。曲為譬說。儻仍申請無已。似可告以喀什噶爾。向有安集延。布魯特。克什米爾。巴達克山等處。夷回貿易。今貴國亦欲在彼通商。似無不可。但夷回不通情理。儻有得罪貴國商人之處。實難辦理。緣卡外各夷回。非我所屬。若竟以我國之法治之。必不免伊等頭目。偏聽一面之詞。以我處刻苦伊屬下貿易之人。致啟邊釁。此礙難一也。又安集延等各外夷。皆係回教。向來彼此或因不和生事。皆係浩罕所派之呼岱達。及大阿溥查照經典辦理。外夷無不服從。若俄囉斯與回子並不同教。自不能聽信回子經典。萬一有爭鬪之事。如何了結。此礙難二也。再布魯特種

類最多。性好搶劫。萬一俄羅斯貨物赴喀時。竟被搶去。我國向不出卡。亦不能代為查拏。又將如何辦理。此礙難三也。此但就其顯而易見者言之。恐道路甚遠。風俗不同。更有不便之處。有此許多礙難。是在喀通商不能得利。反不免有損。則不如不貿易之為善也。

硃批覽。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奏。俄囉斯國懇請於喀什噶爾貿易。先事籌度。並將德齡函稱礙難三條。照繕呈覽一摺。前據該國來咨。派員於今春來赴伊犁會商貿易章程。現在尚未前來。奕山以該國於哈薩克地方。久已收其租稅。用其烏拉。今請於喀什噶爾

通商。則路經伊犁西南之哈薩克。接連布魯特。必亦供應烏拉。兼收租稅。所慮極是。德齡所稱礙難三條。亦能計及久遠。俄羅斯前請三處添設貿易。其心本屬叵測。因以近邊民人生計為詞。未便拂其和好。准於伊犁塔爾巴哈台試行。而喀什噶爾則窒礙之處甚多。斷無准行之理。若俄羅斯人來。仍復申請無已。奕山等務將礙難各情。曲為譬說。以我朝平定新疆回疆。已歷百數十年。該國向於恰克圖通商。歷久相安。何以至今忽有三處通商之請。因念和好多年。未便全行拒絕。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窒礙之處尚少。是以勉從所請。三端之中。已允其二。即屬格外體恤。至喀什噶爾地方。過於遼遠。貨少商稀。卡外夷回種。

類不一。加以該國人在彼通商。必至爭論生事。在中國既窒礙
多端。即外夷亦必有損無益。此理甚明。斷難允准。奕山等臨會
議時。固宜平心靜氣。罕譬善道。以德齡所慮情形。逐層分晰開
諭。尤宜堅持定見。理直氣壯。勿為恫喝之詞所奪。遽行草率定
議。遷就曲從。將來致滋流弊。惟該將軍等是問。其伊犁塔爾巴
哈台兩處。亦當妥議章程。面面顧到。以期經久無弊。前奏礙難
照恰克圖之例。抵賠遺失貨物。此層尤關緊要。如有似此非分
干求。即應據理駁飭。凡事均須慎之於始。萬不可勉強應允。貽
患將來。邊防疆計。所繫極為重大。諒該將軍等。定能懷遵節降
諭旨。加意慎重辦理也。

癸亥。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茲據俄酋遣使
送到該國薩納特衙門咨行理藩院公文。求為轉遞。除將
此項咨文。照舊呈

覽外。並繕寫覆文。面交來使。照例賞給緞疋等物。遣回。
硃批。該院知道。

俄羅斯咨文。

為行知

大清國理藩院事。敝國聞得有外國船隻。屢次到黑龍江口岸。
想此船來意。必有別情。且此幫船內。尚有兵船。我們既係
和好。有此緊要事件。當即行知。

貴國設若有人將黑龍江口岸一帶地方搶劫。本國亦非所願。黑龍江亦與俄囉斯一水可通。兩國和好定例。自烏迪河以東。黑龍江附近地方。原未分辨疆界。黑龍江內。不容外國船隻停泊。且不准占踞江口。兩國彼此商酌定計。將江口暨附近島嶼防範。是否可行。總之防範外國之搶奪。保守兩國之邊界為要。據此即可知。敝國君與大皇帝長久和好。鄰邦相助之意矣。

乙酉。兩江總督陸建瀛奏。海疆防範之法。無過於慎選守令。練習官兵二者。至團練之法。各省情形不同。江南如蘇松等處。風氣柔弱。又兼嗜利。與議團練。其應募者。必皆無

業遊民。臨時恐難得力。徐准人較强悍。又祇利於平陸曠野。海濱不甚相宜。惟有上海商船之舵工水手等。素習洋面。不畏風濤。臣自道光二十七年。到江蘇巡撫任內。卽藉海運漕米一案。奏請商船准帶軍器。飭令各水手習練槍礮。並勸諭各商捐資雇募水勇。做照廣艇式樣。成造兵船。俾水勇乘坐出洋。蓋卽寓團練於禦盜之中。而沿海漁戶如川沙一帶。則又編造漁甲牌船。在平時為稽查。在臨時卽備驅遣。又以巡江緝私為由。捐造多槳船大小十隻。選雇水勇。逐日操練。並以防河為名。豫購木植蘆葦。日積月累。以備紮筏火攻等用。臣所辦各條。均未敢明示意指。亦

不敢謂必合機宜。然籌海防於無事之際。似大端不外乎此。海疆道府與聞兵事一節。前亦有人言及。查江蘇上海道。本係兵備銜。且遇有緊要事件。即府州縣等官亦准其一面稟報。一面移調官兵。從無武營不遵調遣。坐待赴省請兵。致有貽誤之事。似亦毋庸另易章程。

硃批是。

五月壬寅。閩浙總督裕泰奏。道山觀道士。租給夷人房屋一間。坐落烏石山下。係道山觀林姓道士之業。道光三十年十一月間。暎夷溫敦。搬住道山觀。係因山上不便行醫。私向該道士議租。藉為醫病寓所。該道士貪得租錢。立約

交給。該縣奉諭後。即查傳該道士到案。諭令趕將房屋收
回。不准再行租給。該道士因恐夷人不允交還。先將房屋
契賣與民人何廣堯為業。並將屋已轉賣。不能再租緣由。
向夷人告知。從此該夷即不復往。現在屋經何廣堯自行
關鎖。並無夷人居住。惟該道士原立租約。該夷尚託詞遺
失。延未交還。即使仍欲租住。亦斷不能以林姓之租約。住
何姓之房屋。至啖咭喇夷人。在城內烏石山上者。本係該
夷領事闕那。並闕那之妻。暨繙譯夷目星察理。及由神光
寺搬住道山觀扎成。溫敦。共五人。現在闕那業已病故。其
妻亦已回粵。祇有星察理等三人。在山上居住。其在城外

造一俟完竣。卽令驗明交營。統由該管鎮將。挑選弁兵。配
置礮械。親身督率。駕駛出洋。藉巡緝以熟習。沙綫風濤。乘
捕盜以操練。槍礮技藝。精勇者優獎。超遷。庸弱者斥革。另
補。賞罰既明。則士氣自奮。至於團練鄉民。固亦防患善策。
然須因地制宜。乃能有利無害。浙省民風。剛勁者少。而柔
弱者多。讀書之外。農工商賈。各有恆業。今若給予軍械。諭
隴畝耕氓。舍耰鋤而執戈戟。強市廛工賈。習戰爭而荒本
圖。非惟不便民生。竊恐駭人聞聽。至沿海港口。惟甯波乍
浦二處為大。甯波現為該夷商馬頭。乍浦亦為商船進出
口岸。此外港汊雖多。均非大船所能出入。且沙性靡常。漲

毋無定。矧該夷近在甯波。今若於海口舊有礮臺之外。另設添防。於各營軍士之外。別事團練。勢難盡掩該夷耳目。設有洩漏。轉恐滋生他釁。臣再四熟籌。因思目下正飭各屬遵

旨力行保甲。若將團練一法。寓於保甲之中。此時姑不必明示團練。但諭以守望相助之義。彼此聯絡之方。期於民心固結。各知自衛身家。然後再由地方守令。隨時體察情形。相機籌辦。較為妥密。其各處海口。臣亦飭令各地方官。於編查漁船之際。留心察看。一應漁船。概令編列字號。填給門牌。互相糾察。使之不為夷人勾結。至海口分巡道員。本有兵

備兼銜。各該府縣均有城守兵弁。如遇緊要事件。必須兵力者。無論道員。卽府縣亦准其一面具稟。一面調遣。辦理本無掣肘。所有該藩司蔣文慶請將道府與聞兵事一節。應毋庸議。

硃批。知道了。

常大澆又奏。甯波海口。為夷人通商馬頭。臣到任以後。訪察夷情。並於接見甯波道府時。詳加詢問。現在啖咭喇夷人在彼通商。尚屬安靜。該處雖係海口。一入內河。須盤壩三四次。方抵省城。商販不甚流通。查道光三十年。夷貨稅冊。僅收稅銀一百一十餘兩。該夷無利可圖。船夥往來甚

稀咪喇壑夷人亦皆安分貿易。惟佛囉晒夷人貿易之外。藉所奉天主教。前經奏准在各口建堂說法。並習教者免罪。公然刊布邪書。詭稱勸人為善。誘令入堂聽講禮拜。內地無知愚民。間有被其煽惑者。地方官礙難示禁。該道瑞瓚與該府羅鏞業經各捐廉銀。並勸諭地方紳士捐資。在於府城四門左近。分設義學。俾集附近居民子弟。將正經書文。暨

聖諭廣訓。教讀宣講。臣現又恭將

宣宗成皇帝欽定四言韻文。分股詳加註釋。刊印多本。頒發各塾。行令一併課讀講解。並責成各學教官。督率生員。廣為開

導其各鄉各村。現亦勸諭紳士。一律捐設仿辦。俾人心咸知義理。趨向正路。不為異說所惑。庶期日漸月摩。經正民興。邪慝自無所施其伎倆矣。

硃批是。

六月丙子。伊犁將軍奕山參贊大臣布彥泰奏。佐領富珠爾泰。經查邊領隊大臣派赴海呼爾。行至庫庫羅木河。被俄囉斯頭人巴噶阻路。詢以何往。富珠爾泰答以年例巡查邊界。巴噶仍復攔阻。富珠爾泰因說不但查邊換牌。更有哈薩克賊犯。屢次偷竊察哈爾愛曼馬駝。要去訪拏。在該員之意。不過藉此為過河之計。而巴噶答云。就是哈薩

克偷竊馬馳。你們亦不必過去。須候我稟知上司。准你們過河。纔敢放你過去。該員問幾日可得回信。巴喇答以數十日。該員見夷人甚是執拗。且又未便候其回信。即差人回至領隊扎營處稟報。該領隊因不能久住。又恐肇起釁端。遂將富珠爾奉喚回。該員即將問答之言詳述。實無懇祈代為找尋。亦無收馬給與回頭之事。彼時以為兩相爭論之言。無關緊要。故稟內未及宥敘。是以未經入奏。茲據佐領等均稱實未給與回頭。如有隱飾。願具認治重罪切結。正在查辦間。俄囉斯遣來伊犁會議通商使臣。先差夷人賞信前來。面見來夷。詢其使臣何日可到。據稱約在六

月半間。來使極為恭順。加以筵宴賞賚。甚為欣服歡感。

諭軍機大臣等。據奕山。布彥泰奏。查明佐領富珠爾泰。並未向俄
囉斯囑其代尋馬匹。亦無收馬給與回頭之事。其巴桑失馬一
案。亦與該國來文數目不符。並將近來收哈薩克馬租等情。詳
細陳明。覽奏均悉。現在俄囉斯遣使已抵伊犁。會議通商。此事
最關緊要。該將軍等給與該夷信稿。甚屬妥協。仍著遵照節次
諭旨。熟籌妥議。總期經久無弊。毋致遺患將來。至該夷飾詞代
尋馬駝情節。即經查明。仍須慎密。勿令該夷心生猜疑。是為至
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